

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卷六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王船山先生年譜序

衡陽王船山先生於前明爲遺老於我朝爲大儒

著述收入四庫全書事跡載於國史儒林傳其叢

書得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刊刻流傳毓崧爲之檢核

稿本旣竣事復採錄羣書編年譜二卷所惜書闕有間

挂漏良多蓋先生著作內自述其生平者有家世節錄

南窗漫記其他如永厯實錄蓮峰志以及經部子部各

書於事跡有關者皆可援據而最要者爲龍源夜話徧

訪不獲

湘潭歐陽曉岑言廿年前曾見稿本先生一生踪跡皆在其中如得此書編入年譜卽事半功

倍

其未備者一也先生詩集編年文集詞集亦可推尋

歲月而早年之漈濤園集晚年之買薇稿皆散失不傳

薑齋文集亦多闕略

如武夷先生行狀之類

其未備者二也先生

哲嗣虎止明經所撰行述雖存然係節本而非完本

來自

傳誌皆略于行述今行述反略于傳故知刪節也

其蕉畦存稿笈雲草並其子

信芳茂才之芸者韻語等書可以考見先生逸事而皆

未睹全帙其未備者三也抄本王氏家譜載先生世系

行第生卒葬地而李中丞燾所撰少峰公墓表劉參憲

明遇所撰陶孺人墓誌及先生所撰鄭孺人墓誌皆但

有題目未錄全文

虎止昆仲及孫曾以下事跡未錄元孫以下名字未錄

其未備

者四也潘書原中丞爲先生作傳敘次較詳而余氏存

吾所撰傳未見全篇

儒林傳稿採余廷燦船山先生傳僅有數行

儲氏六雅

紀於存硯樓集者亦未覓得其未備者五也儒林傳稿

載先生學行得其大綱而鄧氏湘臯增輯楚寶補傳于

文苑門內者未見印本

鄧氏沅湘耆舊集船山先生小傳云余增輯楚寶當論撰先生

學行作傳船山著述目錄云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今楚寶文苑門印本無先生傳

其未

備者六也全氏謝山鮎埼亭集劉繼莊傳中曾舉先生

姓氏里居

劉繼莊傳言其所嚴事者曰梁谿顧時茲衡山王而農鄧氏湘臯云全氏於鼎革諸老搜

羅殆徧汲汲表章惟恐不及先生名此外諸家諒亦間
姓僅一見于劉繼莊傳蓋不能詳也
有涉及而不少槩見其未備者七也故編輯此譜時閱
半年僅成初稿雖草創粗具尙未討論容俟異日續有
見聞重加考訂焉

郭光祿年譜序

六朝以前之行狀多出自幕客門生故吏之手論者因
謂子孫狀其祖父起自近時而非古法然禮記祭統云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之後世者也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譔其先祖
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

自成其名焉所以崇孝也由是言之足證表章先德本
人子所當盡心故後漢魯司隸碑爲其子廩所作陳鴻
臚碑爲其子羣所作實就三代以前鼎銘之義從而推
廣引申由鑄金改爲勒石而唐之白香山元之郝陵川
述其先人事狀以請銘者不可謂非古禮之所許矣郭
生子貞爲其尊人光祿公輯錄年譜復就年譜之中舉
其要者編爲行述草創既成就正於余乞爲筆削余嘉
其孝思肫摯爰繹祭統之義而告之曰記言無美而稱
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
者君子之所恥也余謂就三者相較不明出於無心其

過猶小誣與不仁出於有意其過益深况就誣與不仁二者相較誣者存迴護其親之心其失尙近於惇厚不仁者蓄恕視其親之念其失必陷於澆漓故知而弗傳尤爲君子所最恥以生之天資謹篤必不敢以無實之詞誣其先人固不待言矣今光祿公之事蹟業經詢訪搜羅十已得其八九卽一二未及備載者尙可續補於將來則有善弗知亦無庸復爲生慮加以勤勤懇懇惟恐先烈之或有遺忘則知而弗傳生斷不至於此而余顧不得不爲生言者則以知而弗傳其故有二一由於義理之不明一由於世故之太熟義理不明者知有富

貴而不知有學行若魏見泉之子附會權璫營求入閣
不欲言其父爲東林名公此下愚所羞稱也余不必爲
生言也世故太熟者但問趨避而不復問是非若司馬
溫公之後人迎合時相之意謂涑水紀聞非其曾祖所
作是也此恆情所難免也余不得不爲生言也前此孫
虞橋吏部喬石林侍讀皆以力爭河務爲某河帥所傾
侍讀之子介夫徵君紀侍讀爭下河事及被議始末吏
部之子無燁孝廉爲吏部作年譜歷敘觸忌之故與被
陷之由皆據事直書毫無遷就識者推徵君孝廉爲肖
子益知吏部侍讀爲名賢此生之所當效法者也孫淵

如觀察年譜紀某撫軍聽和珅關說觀察時署臬使械和門使者於衢洪稚存太史年譜紀某將軍妄測

睿廟聖意請殺諫臣仰荷

睿廟至仁如天太

史旋奉

賜環恩旨識者稱觀察太史爲古之遺

直亦稱兩家年譜爲直筆之書此年譜所當模楷者也况年譜行述之作將以求誌傳之文而自來名家之作文尤以直筆爲貴觀於權文公作陸宣公集序書裴延齡之排擠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書李逢吉之矯誣歐陽永叔作石徂徠墓誌書夏竦之姦邪蘇東坡作富鄭公神道碑書趙濟之搖撼古人類此者固屬更僕難終

卽以近日名公言之方望溪記湯文正之遭謗由某相
國之嫉賢朱文正記曹副憲之蹈危由某總憲之賣友
姚姬傳記武大令之被劾由某中丞之私心阮文達記
李忠毅之陣亡由某制軍之掣肘莫不詳敘曲折大書
特書未嘗計及所斥之爲鉅室貴家恐其兄弟子姪將
來有報復之事而依阿曲徇於其間也然則生之求文
筆以闡揚但當顯揭其是非而無所用其趨避旣已決
計登載不須轉念刪除誰謂家乘之書不可奮南董之
筆哉不然春秋之法爲親者諱不聞爲讐者諱也君子
之心待常人當存忠厚待巨慝不當用忠厚也况彼方

深文巧詆而此反曲筆調停恐光祿公在天之靈未必
尙肯周旋若輩也且使若輩之兄弟子姪爲賢者歟則
羅汝楫之子願知其父獲罪於岳鄂王而負疚引慝卽
使獲睹岳氏之金陀粹編固不含恨矣使若輩之兄弟
子姪爲不賢者歟則盧貞烈之子杞忘其父受賜於顏
魯公而以怨報德亦不待見顏氏之家傳廟碑而後蓄
憾矣然則慮報復而爲趨避之計祇在遵守古禮不與
讐家同官共事而已豈繫乎書法之隱不隱哉余賦性
慙拙所言多迂闊之談方今蓄道德能文章之鉅公不
乏其人生將懇乞其椽筆試持余序質之以爲何如

蘇米往還蹤跡考

坡公與元章同時契厚而唱酬之作不多見其往還蹤跡紀載未詳今據坡公詩文尺牘志林參考各書知元章初識坡公當在汴京其年月雖無明文然坡公晚年

與元章書有恨三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之語

文集三誤作二

今按元章挽坡公詩第四首自注云公簡云相知三十年恨知公不盡其所謂簡卽指此書今據以改正是書作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舟泊真州之時上溯三十

年前爲熙甯四年是年夏末秋初坡公出都赴杭州通

判之任

據續通鑑長編

元章是年已官沔光尉

元章尉沔光尉無年月與地紀

勝英德府官吏門米芾注云在熙甯間作沔光縣尉事見本縣堯山萬善院養病篇刻石潛研堂金石文字跋

尾貞集卷四云米黻五言絕句在祁陽縣之浯溪後題
米黻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甯八年十月望經
浯溪凡廿三字今按自熙甯八年上溯五年以前當是
熙甯三年雖云四年至八年亦得稱首尾五年然抵任
縱在四年起程未必不在三年則相識當在是年之前
不得謂四年春夏定在汴矣
坡公以熙甯二年服闋自蜀還朝仍直史館差監官告
院元章久居京師以恩蔭得官候選蔡肇米元章墓誌云母閻氏贈丹陽
縣太君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
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補秘書省校書郎授浚光尉直
齋書錄解題云寶晉集米芾元章撰其母閻氏與宣仁
在藩時有舊故以后恩補試銜入仕其前世皆武官蓋
國初勳臣米信之後也視芾爲五世孫今按宋自元豐
五年改易官制以後秘書省校書郎爲館閣之職前此
則爲選人試銜陳直齋所言試銜卽蔡天啟所性喜結
言校書郎蓋未任浚光尉時所授選人初階耳
納豪俊蔡誌云平生與坡公久負海內重名元章必早

願見惟坡公初至京師舉進士在嘉祐元年二年元章

甫六七歲

潛研堂金石跋尾利集卷四云蕪湖縣學記米元章書自署無爲守宋史元章傳稱年四

十九卒而蔡肇撰墓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其說互異予按元章跋晉謝安眞蹟帖云余生年辛卯又

有辛卯米芾四字小印則以仁宗皇祐三年生至哲宗

元符二年己卯已四十九年矣如史所云卽不及徽宗

朝而元章卻在徽廟時始以工書顯其知無爲軍當在

崇甯三年明在徽廟時始擢禮部員外郎再出知淮陽而歿於

官則墓誌云五十七者爲不誤蓋其卒以大觀元年歲

在丁亥也廿二史考異云寶晉英光集有紹聖二年八

月十八日浙江亭觀濤詩注云時年四十五正與辛卯

生年相合今按嘉祐元年歲在丙申二年歲在丁酉辛

卯至丁酉首

尾凡七年

再至京師授福昌簿應制科在嘉祐五年

元章甫十歲十一歲三至京師判登聞鼓院直史館在

治平二年三年元章亦僅十五十六尙非結納賓客之

時至熙甯二年坡公四至京師元章年已十九姓名已

登仕版

宋史元章傳云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廿二史考異引呂居仁軒渠錄云元章母入內祇應

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今按宣仁后卽神宗母其推恩元章之母當在神宗卽位之初熙甯二年神宗登極兩載故知元章

必已得官也

聞坡公赴闕諒必覓階主以爲先容則謂

蘇米識面定在是年於情事亦合自是年下推建中靖國元年相距三十二年其言三十年者舉成數耳閱二年爲熙甯四年坡公與元章先後出都宦途遠隔蹤跡遂疎閱十一年爲元豐五年坡公在黃州就東坡之地作雪堂十月後遷居至元豐七年四月自黃移汝中間居雪堂者首尾三載實則一年有餘彼時元章曾來問

視坡公

坡公自登州還朝與元章書云某自登赴都已

坡相從之適何可復得今按坡公以東坡自號實因黃

州營地東偏有坡然其坡本耕種之地可居者則惟雪

堂故知東坡相從也疑是六年赴杭州時過訪蔡誌云七

猶言雪堂相從也疑是六年赴杭州時過訪蔡誌云七

幕今按七遷中可考者自長沙淮南外惟知曾官杭州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亨集卷四云余考元章少時官

治光尉往來粵東西藥州之題當在此時至元豐乙丑

年三十五官于杭明年歲在丙寅改元元祐不聞更入

粵也今按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有龍井山方圓菴記

米敬行書元豐癸亥四月在杭州龍井山癸亥爲元豐

六年乙丑爲元豐八年疑元章於六年卽官杭州果爾

則過黃當在六年赴杭之時然未得確證姑存此說以

俟坡公放廢閒居而元章不惜紆道其誼可謂篤矣公

考坡公放廢閒居而元章不惜紆道其誼可謂篤矣公

集中黃州時與朱康叔書云見元章書中言當世之

兄馮君處有一草伏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又

一書云子由到此須留他住五七日馮君方想如所論

極煩留念今按子由至黃視坡公在元豐三年五月坡

公致康叔兩書所言馮君藥方前後相應前書作於子
由未至之先而元章之書已至當在是年四月以前蓋
坡公以二月一日至黃也閱二年爲元豐八年坡公以冬月自登州

還朝其時元章居憂故致書有慰唁之語

書首云人至辱書累幅承

孝履無恙甚慰想念書末云惟千萬節哀自重今按元章丁艱當在入淮南幕府之時蓋由杭州移任未久也

閱二年爲元祐二年坡公官翰林學士兼侍讀有次韻

米黻二王書跋尾七古二首以上下文各詩推之當作

於夏秋之間

上文有次韻張舜民出倅虢州留別七律一首下文有九月十五日賜燕又賜御書

詩翌日進詩七古一首據續通鑑長編舜民通判虢州在是年六月故知和元章二王跋尾詩當作於六月以後九月以前閱二年爲元祐四年坡公乞郡得請三月間以

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此數年中坡公致元章書十首

核其所言知元章彼時爲近畿邑宰往來京城

書中有云自承

至京欲一見又云元章想旦夕還縣又云非久得郡或

當走寓邑中待水也又云某以疾請郡遂得餘杭重辱
新詩爲送必在雍邱任內蔡謫云改宣德雍邱在開封

無緣面謝耶知雍邱縣府東百里縣令入都謁府尹因與朝官往還固常事也

坡公得杭郡在三月而到任在七月三日

據到任謝表下同

其

出都蓋在六月是月十二日泊雍邱晤元章於縣署

志林卷八云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

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提書去人丈餘近輒

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閱二年爲元祐六年坡公自

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杭州被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三月離杭州過吳江常州

五月到闕

紀年錄云三月九日罷杭守辭天竺作詩是十九日宿吳江常州太平寺觀牡丹作詩是

年元章去雍邱任所歸潤州寓居四月間游焦山題名

瘞鶴巖

其題名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

淨名齋記法芝金山僧東坡有寄法

彼時坡公過潤相

芝上人

詩今按辛未係元祐六年

晤元章出城追餞

坡公與元章書云昨日遠煩追餞冒

即來辰當濟益遠惟萬萬保愛今按書中所言渡江蓋

由潤至揚派淮北上定在離杭赴闕之時文集屬諸赴

杭時五月到闕五月丁丑前知杭州蘇軾言乞除一重

非是

難遙郡不敢辭避庚辰蘇軾兼侍讀甲申是八月除龍

日蘇軾至自杭州始入見則四月未到闕也

圖閣學士知潁州九月二十二日到任七年正月改知

揚州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夏間元章由潤至揚坡公宴

諸名士元章在坐

侯鯖錄卷七云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

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爲顙願質之
坡云吾從眾坐客皆笑今按坡公在揚時詩題云到官
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據此
則元章與宴或卽在端午或在端午後均未可定要不
在端午未幾入都補官復任雍邱章坡公自揚還朝致元
前矣前在揚州領所患書當路不暇給不卽裁答人至復枉
手教荷存記之厚夢得來談新政不容口甚慰所望玩
其詞意蓋作於離揚後在塗之時元章自雍邱遣使致
書因作是以答之也所謂前在揚州領所患書蓋元章
復莅雍邱時所寄所謂新政卽復任雍邱後之善政元
章生平宰邑止雍邱一處前後兩任歷年頗深中間去
官或因秩滿或因謁告或別有他故亦未可知夢得係
馬正卿之名正卿卽雍邱人元章部民也詳見下文

七月坡公被召爲兵部尙書八月兼侍讀九月中旬入

都供職

詩集是年詩有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

首九日次定國韻五古一首宋卽宋州歸德府彼時謂
之南京其地距東京三百五十里重九日巳至宋州則

初旬之外其將抵都時路經雍邱元章留飯縣署對案

作字相易持去

避暑錄話卷下云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元祐末知雍

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

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

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申紙其作字一二小史磨墨

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

以平日書入都後復有書望其謁府尹款敘揚州還朝

莫及也三書云衰倦本欲遠引因得會見竟未遂此心何時到

府因復少款今按據續通鑑長編是年十一月癸卯坡

公乞越州不允書中遠次年爲元祐八年元章仍宰雍

邱東坡志林卷五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坡公以端

邱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

明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二十七日出都赴任據

集中朝辭赴路經雍邱元章復得款接坡公赴定州時

定州論事狀

第一首云過治下得款奉辱主禮之厚愧幸兼極邑政
日清簡想有以爲適第二首云辱臨訪又蒙惠詩只今
出城無緣走謝非遠北行矣第四首云出城固不煩到
復得一見幸矣此皆坡公赴定州時元章款留餞送之
蹤跡也蓋雍邱乃畿輔劇邑元章久任不遷惟其爲劇邑

也故簿書鮮暇唱酬不多惟其爲畿輔也故冠蓋往還
蹤跡較密其間惟元祐六年九月坡公自京至穎雍邱
爲必由之地而元章不在雍邱此次無往還蹤跡耳坡

公守定州之次年爲紹聖元年四月間落兩職知英州

閏四月自定州起程十五日至滑州韋城文集書松寥賦後云紹聖

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表請由汴泗之間乘

韋城

今按韋城縣宋時屬滑州

表請由汴泗之間乘

舟泛江

文集赴英州乞舟行狀云今已行次滑州又云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

道而行至南康
軍出陸赴任

其路亦經過雍邱故有初貶英州過杞

贈馬夢得五絕一首杞卽雍邱之地夢得乃正卿之名

雍邱爲正卿之鄉里

詩集中有東坡五古八首作於黃州序中有故人馬正卿之語施注

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生清苦有氣節詩中馬生其時卽其人也查注云馬正卿名夢得見本集馮注同

元章宰雍邱如故

令畿邑之雍邱遊治下古寺僧指

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嘗惕宿于中元

章卽命彩飾建鵷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

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

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內相營排獲免今按元

長爲蔡京之字內相爲翰林學士之別名京爲學士在

其弟卞拜右丞之後卞爲右丞在紹聖二年十月彼時

元章未離雍邱則元年正卿爲元章部民素相厚善馮

閏四月正在雍邱可知

云先生稱正卿爲馬髯見尺牘中今按坡公爲翰林學

士時致元章書云某恐不久出都馬夢得亦然旦夕一

來相見否乞爲道區區又一首云馬鬣且爲坡公至雍
道意未及答書此元章與正卿親密之證

邱與正卿相見元章諒無不知其人夙有奇士之風則
飲餞盤桓必更厚於平日假令元章徇世俗炎涼之態
不見坡公何以爲元章後此坡公北歸亦復何顏相見
況前此坡公安置黃州元章猶願往見豈有此時竟不
迎謁之理乎然則坡公南遷過元章治所其往還蹤跡
雖無確證然可審度而斷也由是言之元章久任雍邱
未經遷擢而藉是得與坡公屢晤不可謂非翰墨文字
之緣矣又閱七年爲建中靖國元年坡公度嶺北歸五
月至眞州暫留

紀年錄云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作崇因
院觀音頌次韻清涼老詩年譜云四月

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五月行至真州今按坡公與程
德孺書云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
兒子適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否李端
叔書云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
但須至儀真少留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與胡郎仁
修書云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邀歸許下甚力今已決
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邁一
到常州款見矣據此則坡公出湖口沿江而下先至金
陵後至真州其至金陵在五月一日且有作頌和詩之
事蓋亦少有勾留則行抵真州似當在五月初旬內外
寓居發運司之東園東園在真州似當在五月初旬內外
爲判官得州之監軍廢營將以五月杪或六月上旬由
以作東園歐陽公撰記

淮汴往許州與子由同居與杜子師書云某已到儀
真少幹當留旬日舍弟欲
同居願昌月未遂北上矣與程德孺書云本欲居淮浙
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
許汴至陳出陸也與黃師是書云某已決意北行從此
子由居但須令兒子往宜興幹事艤舟東海亭下以待

其歸乃行矣行期約在六月上旬不知其時
使舟已到真否或猶得一見於揚楚間爾
元章以發

運司差遣至真州

元章挽坡公詩第二首云將尋賀老
船虛返自往云余約上計回過公今

按自注上計二字指押運北上而言發運司總江淮兩
浙荆湖六路漕事治所在真州元章有勾當公事差遣
得至真州且可來往於大江南北故欲俟押運回空至
常州訪坡公也蔡誌云除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
蔡河地近東京發運司主持漕務撥發即係押運元章
官淮南幕府在先官真州發運司屬在後揚州府志幕
職從事內列其名發運司
屬內無其名未免挂漏

六月初冒暑訪坡公於東園

坡公睡起聞之遣人送麥門冬飲子並繫以詩

坡集睡
起聞米

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云一枕清風直萬
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
煎查注云案紀年錄先生於辛巳五月至常州據此題
中所云東園當在常州而無可考又云本集與錢濟明
尺牘云一夜齒間出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
涼藥已令人參茯苓麥門冬煮濃汁渴即少啜之今

按元章挽坡公詩序云季夏相值白沙東園第一首云
六月相逢萬里歸第三首云小冠白纈步東園第五首
云今看麥飲發悲哦自注云見公送麥飲詩白沙係真
州舊名則坡公與元章六月會晤正在真州紀年錄謂坡
公五月至常州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作
詩其誤甚矣查氏知常州之東園無考然不知東園本
與常州無涉何必考也若夫與錢濟明書所言自是坡
公至常州無疾革時所服之藥與在真州時饋元章解暑湯
飲不同未可因其並用麥門冬遂牽合爲一也坡公此
詩南宋嘉定間運判林拱辰刻石真州東園中其樂堂
之北窗其題中睡起上有館寓東園一日六字送上有
急字較詩序尤爲完備儀徵舊志載之甚詳然則又致
坡公是年與元章相見在真州不在常州明矣又致
元章書以久別獲見爲喜其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
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
之以洗我積年癘毒耶今真兒之矣餘無足言者嗣
因會程德孺於金山與程德孺書云不知德孺可因巡
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與錢

濟明書云須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來金山乃幸也
又一書云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
山又幸也與元章書云傅守會已罷而歸矣風止江平
可來夜話德孺同此懇今按濟明曾否至金山元章是
否同來俟考又按傅守名變據嘉定鎮江志變知鎮江
府在王古後曾布前古守潤在元符三年二月布守潤
在崇甯元年六月建中靖國元年
在此二年之間正變守潤時也聞朝士多相忌者遂
決計不復往許仍議往常與子由書云兄在真州與一
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潁昌
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
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
信人所報大抵安排攻擊者眾北行漸近決不靜耳今
已決計暫留真州泊舟十日上下與子由書云更留真
居常州
又一書云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與元章時相過從因
此少留真欲葺房繕令整齊也
暑熱感疾與元章書云某昨日歸臥逐夜海外久無此
熱殆不堪懷又一書云昨日飲冷過度夜暴

下旦復疲甚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飭然時
也又一書云某食則腹不食則羸昨夜通旦不交睫端
坐飽蚊子爾不知今夕如何度又一書云數日移舟通
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慰感倍常
江開外過濟亭泊與元章書云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
蒸成病今日當遷過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只就
活水快風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又一書云兩日
疾有增無減雖遷開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
不能言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今按
宋時真州有通江木閘二創自乾興天聖之間記文爲
胡武平所作通濟亭當在外閘之外明成化間建通濟
閘蓋卽移亭因舊感僧州瘴氣舉發欲速至常州休息
名爲閘名也
年譜云行至真州瘴毒大作挈經室再續集舊江口宋
梅花院詩云蘇公病臥真州日終是回頭僧瘴恨詩後
自記云此院爲江廣北行江口孔道宋蘇文忠公自嶺
南回至真州病暑決意歸吳陵今之所行所宿必此地
也因思蘇公在瓊儋不死而回至江南還卒此回頭瘴
也今此地瘴輕常聞在彼者受瘴時不覺回至內地病

幾不治名回頭瘴今尚如此宋更宜然蘇公病遂別元

暑不致即卒過真州歸常州卒此必回頭瘴也

章於開屋元章挽坡公詩第四首云力疾來辭如永訣

州人道放著天下第一等渡江而南至潤州十四日有

人米元章不別而去也

答章致平書即作於京口蓋在彼稍有停留

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

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先生云

云先生得書命從者仲樵和墨書以答之某頓首致平

學士某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入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

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書乃漸醒悟自

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毘陵聊自

慰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

而已六月十四日此紙乃一揮筆勢翩翩後又寫白尤

方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補闕文云先生集中有

答致平書而章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曉其答意今按

文集與致平書第十四首即白尤方編次者誤列於與子

通集六

五求恕齋

平書中不知子平名衡坡公同年致平名援坡公知舉
時所取省元未可因其姓相同字相似而牽合爲一矣
援爲惇子其作書之意欲爲其父求解於坡公書中所
言老親與坡公答書所言丞相皆謂惇也編次者未見
來書又未思丞相爲借元章西山書院南窗避暑元章
何人故有此誤耳
公詩第五首云曾借南窗逃暑西山松竹不堪過自
注云南窗乃余西山書院也又洞天一品石詩序云西
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來告令百夫輦
至寶晉齋今按輿地紀勝鎮江府古迹門米芾宅在千
秋橋之西元章自書帖云敝居在丹徒行衙之西臨運
河之闊水東則月臺西則西山故寶晉齋之西爲致爽
軒據此則西山書院本在鎮江坡公前此過潤或時非
蘊暑無須借居或期迫公程不遑假館故知南窗避暑
定在是月由奔牛埭至常州旋往宜興復還常州氏
年六月是月由奔牛埭至常州旋往宜興復還常州氏
年譜注云何邁春渚紀聞載冰華居士錢濟明跋先生
帖後云先生四月自當塗寄詩約至金山相候六月自
儀徵避疾臨江再見於奔牛埭卽遷寓孫氏館云云然
則到常在六月也今按甕隔間評云東坡北歸七月到

常州與春渚紀聞微與梁溪慢志深雪偶談皆載東坡
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還屋焚券之事其末云自是遂還
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年七月竟
歿於借居以是推之坡公由奔牛埭至常州在六月繼
而由常州至宜興復是年立秋在七月初間據紀年錄
還常州則在七月矣崇甯元年即建中靖國元年之次
在崇甯元年閏六月崇甯元年立秋必在七月初五前後
年凡次年閏六月則本年立秋必在七月初五前後
坡公有立秋日致元章數語元章挽坡公詩第四首云
古書跋贊許猶新自注云
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謝跋在口懷今按坡公
致元章書末一首云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
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跋尾在下懷今按既云未能作
書必是批於叔黨書中坡公在真州致元章書言謝帖
不敢草草題跋又言謝帖未可輕跋米詩自注所引謝
跋二字坡集作跋尾蓋元章增改取其明顯耳懷上空
格定是下字非此未幾疾革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
外另有一書也
蚓者無數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紀年錄云七月至二十
疾頗革折簡錢世雄云云世雄卽濟明之名也至二十

八日卽歸道山其與元章尺牘蓋卽止於此

元章挽坡公詩序云

辛巳中秋聞東坡問以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

迨元章登朝爲太常博士擢禮

部員外郎則坡公不及見也

墨莊漫錄卷二云崇甯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

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今按蔡肇

元章墓誌敘此事在崇甯三年六月至於擢禮部員外

郎又在踰年之後蓋崇甯四年也范公稱過庭錄云忠

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時米元章作郎每

到相府求觀不與言唯遶屋狂叫而已不盡珍賞之意

崇甯初歸上方矣今按范忠宣自慶州入相在元祐三

年四月其初次罷相在四年六月彼時元坡公長於元

章方知雍邱未嘗爲郎此公稱誤記也

章十五歲坡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故元章呼坡公爲

丈其初識面時坡公年三十四元章年十九坡公歿時

年六十六元章年五十一矣蘇米三十餘年往還之蹤

跡其可考者大略如此

梁節愍公萬安殉難年月考

梁節愍公之殉難府縣志皆載其事而不言死節之年
月明史萬元吉傳云八月叛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
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涖死之其上文有福王卽位之
語又有明年之語夫福王之立在甲申其明年則爲乙
酉然則殉難在乙酉可知矣南疆繹史金聲桓傳云乙
酉五月我大清兵下九江左夢庚以所部三十六
營降諸將相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效
六月傳檄南昌巡撫曠昭先遁已攻袁州萬安守令亦

俱死所謂萬安令者卽指節愍而言也其下文有八月聲桓矯殺體仁之語則是謂節愍之死在八月之前矣而節愍傳云嬰城固守援絕被執金聲桓降之不可繫南昌獄者五十有三日九月十三日作絕命詞自縊死是又謂七月中旬由萬安執送南昌而其死節則在九月中旬矣二傳所言與明史八月之語皆不相合蓋傳聞異辭也至於莅任之年月史傳未有明文康熙雍正揚州府志及乾隆江都甘泉縣志皆云知萬安縣莅任甫一月康熙江都縣志云與史可法同輔福王馬士英害其能除爲萬安令未數月兵猝至城下嘉慶揚州府

志亦同今考乙酉四月下旬揚州失守史閣部死之五
月上旬福王及馬士英皆出奔節愍之宰萬安即使至
遲亦必在四月五月之際無論城破之時在七月八月
而莅任皆不止一月當以未數月之語爲確然其除官
亦在乙酉則各志無異說也節愍以癸未登第乙酉莅
任而志書於未授職之前已云同輔福王者蓋明代新
進士有觀政各部之例而南渡時用人尤不拘資格疑
節愍於甲申歲曾觀政於南都部曹或因閣部之薦舉
而得召見故爲士英所最忌耳

明吏部尙書張恭懿公別傳

採所撰松窗夢語

張瀚字子文一字益齋浙江仁和人

卷一宦游紀卷七先世紀案本書

但言改字益齋而不言本字明史本傳云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少補諸生嘉靖五年新

建伯王守仁奉命征思田駐節杭州瀚往謁求教守仁

語之曰隨事體認皆可進步爲諸生誦習孔孟身體力

行卽舉子業豈能累人哉所患溺于口耳無心領神會

之益視聖賢爲糟粕耳瀚謹誌之不忘

卷四士人紀

十三年

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

卷六盛遇紀云嘉靖十四年

進士案本傳

殿試二

甲

卷六方術紀

觀政都察院爲都御史王廷相所器重嘗語

之曰時雨後出街衢躡新履皆擇地而蹈偶一沾濡更

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尙一失足將無所不至

矣瀚終身誦之十五年秋選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十

六年抵任

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云授南京工部主事

督造戰艦於龍江關

卷一宦遊紀

兼攝樵務弛稅十之二商賈樂赴舟楫輻

輳較原額反增十之五

卷一宦遊紀 卷四商賈紀

有羨金卽送歸節

慎庫

卷七忠廉紀

其監造作雖竹頭木屑不厭瑣細厥局中

堆積朽株令匠役斷以爲薪供惜薪司用所省數千金

忌者反劾其擅折有用之材世宗廉知其情置不問十

八年丁母憂去官

卷一宦遊紀 卷五堪輿紀

服闋補刑部遷員外郎

卷一宦遊紀 卷三北敵紀

遇審錄疑獄必據理剖析鳳陽富民陳邦

之僕途遇羣盜挾之同行分與敝衣數件僕歸以告邦

懼首諸官羣盜恨之卽夜劫其家擄僕妻去反詣官告
邦強佔僕婦長垣捕役王崇儒買娼爲妻賃富人婁榭
之屋夜令其婦潛往榭家詰旦持刃入誣以逼姦良家
脅取衣飾資財以去復訴諸官指爲買和問官以邦與
榭多金存避嫌之見坐以大辟瀚皆駁正開釋之問官
猶誅以曷不避嫌瀚曰何嫌可避但求中情法耳焉敢
殺人以沽名哉

卷一宦
遊紀

二十一年總兵張達以失援下

獄瀚察其材武當朝審時言於法司擬令立功贖罪其

後果稱良將終死封疆由瀚之成其志也

卷三北
敵紀

出爲

廬州府知府

卷一宦
遊紀

卷七自
省紀鄰郡霍邱豪紳

案本傳云歷廬州知府

胡明善居鄉不法被害者羣訴於朝下巡按勘問乃屬
瀚越郡追捕坐以殺一家三人律寘諸極刑民以包公
雪冤比之二十四年夏旱與推官陳儒曝烈日中祈禱
將積薪自焚俄而大雨如注歲獲有秋復於農隙循行
阡陌相度地形開塘築堤以備旱潦兩年之間開濬甚
多丁父憂去郡父老拜送者相屬於道卷一宦遊紀案
至廬去廬本書未載年月據宦遊紀云乙巳夏廬陽旱
乙巳乃嘉靖二十四年其至廬當在是年以前去廬當
在是年服闋補大名府知府卷一宦遊紀案
以後案本傳云改大名宦遊
紀有庚戌歲在大名之事庚戌係嘉
靖二十九年其補官當在是年以前開州鄉宦某役州

民建私宅銜知州李某沮其事造蜚語短之巡按楊選

疑焉瀚力白其誣曰天地鬼神鑒臨焉敢昧公心以淆是非選改容揖之部民有兄弟訟財產者互訐陰私瀚命取一杻各械一手置獄不問久之兩人自悔潛然淚下曰自相構以來情睽者十餘年今月餘其起居同飲食隔絕之情既通積宿之怨盡釋已乃指天向日而誓瀚笑曰知過能改良民也遂釋之二十九年俺答入寇都城戒嚴朝廷遣兵部郎持節督畿輔兵入衛諸郡守倉卒無措且以議相見禮未決瀚聞報卽下令各邑闔戶口計人丁凡三十選一餘悉供餉乃馳迎使者於保定顧諸郡守曰事亟矣公等尙拘牽文義與使臣爭苛

禮哉且春秋先王人以王人尊則朝廷之威命行今兵
興重務而卑使者則威蕩矣如國難何諸守色動乃相
率庭謁使者降階迎入瀚首請視師曰勤王事不宜緩
使者至大名閱兵畢謂瀚曰旌彩戟利士壯馬騰可稱
八百精銳矣驚嘆而別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俺答
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
民兵人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
人而以二十九人
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
及俺答既退廷議增設兵馬兵備副使尹某緣是拘逮
富戶爲旗牌及千總百總不願充者責令出金市馬寶
廐良民受累者甚眾瀚悉留其人不遣具揭請其寬免
尹某怒白諸撫按及吏兵二部瀚聞之曰一官不足惜

吾何敢廢朝廷法紀以媚貪暴之人欲投牒去會上官

皆知瀚直而尹某爲科道劾罷其事乃已

卷一宦遊紀卷六夢寐紀

三十一年遷潼關兵備副使

卷一宦遊紀卷七自省紀卷八銓部紀

白水

城中人民僅百餘而城外倚山爲居者反多數倍瀚緣

山開擴城基鳩工版築不兩月而成同州城郭雖整民

不滿千瀚詢知城中無水人不樂居乃訪求泉源引二

渠入城由是戶口漸盛三十二年關中同華饑瀚親往

開倉發粟窮民領賑者無頃刻之淹嘗語其屬曰救荒

無善策惟速行稍有濟耳

卷一宦遊紀

三十三年調任廣東

卷一宦遊紀卷七自省紀

案本書未言調廣東年月據卷三北敵紀言謝憲副甲寅往榆林鎮驗功卷八銓

部紀言殷憲副甲寅秋入關爲左轄皆瀚官潼關時事
甲寅係嘉靖三十三年至次年瀚卽告歸則其調廣東
必在是年無疑甫抵任總督談愷議討新會新甯山賊檄領西

哨瀚恐殺及無辜乃豫給榜村寨令先下者集高阜禁
官軍不得侵擾然後合兵擒剿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捷

聞於朝竟以失賂重人僅賚銀幣

卷一宦遊紀

三十四年告

歸故里

卷七自省紀

案據本書瀚之

自閩趨浙適值

海寇突犯杭州巡撫李天寵閉城自守瀚駐臨安旬日

覘知賊僅小舟百餘艘眾不過數百人而所掠男女尙

居十之五六寇甫退卽促天寵速爲剿除無使滋蔓天

寵不能用賊勢遂益猖獗論者惜之

卷三東倭紀

三十七年

赴部謁選

卷七權勢紀

三十八年補官四川

卷一宦遊紀卷七

權勢紀

巡按郭民敬言左布政某謬戾僉事某處置乖

方瀚答以布政坦夷無他腸特氣質稍偏耳僉事爽朗

晰底裏特一事偶誤耳論人者不當因氣質之偏槩其

心術以一事之誤槩其生平民敬斂容起謝曰此格言

也

卷一宦遊紀

三十九年遷福建參政

卷七自省紀案據本書瀚之蒞蜀不及

期年故知

四十年巡按李廷龍監臨鄉試檄瀚充提調

且參閱文藝將拆封填榜廷龍曰古人求士兼取身言

今僅得其言耳安得其身瀚曰疇昔諸生過庭嘗物色

之俱已得其彷彿及開卷覩姓名瀚一一道其狀貌甚

悉既而來赴鹿鳴宴者各官諦視之果皆不爽舉座驚

服曰昔賢識一郡人今公識一省士矣

卷一宦遊紀

四十一

年秋遷山西按察使抵任未兩月復遷陝西右布政尋

轉左布政

卷六方術紀卷七自肖紀

案方術紀言不

知遷按察在是年本傳

云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巡茶御史某欲飢法庇吏瀚堅

持不聽某乃撫藩司夙弊瀚所釐正者反以劾之時議

雖諒瀚生平猶欲更調以謝言者吏部郎陸光祖抗論

部庭曰瀚之操履光祖可剖心白之與其更調瀚甯罷

光祖官遂杜門引疾當事者知不可奪乃兩擬請旨而

瀚得復留四十四年擢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

卷一宦遊紀卷

七自省紀

案卷六異聞紀言左轄關中入棘院提調

此四十三

年甲子科鄉試之事其時尙爲左布政也又

云後西撫

關中與宦遊紀所言乙丑拊循關中正相符

合故知擢

巡撫在是年又案本書未言加右副都御

史本傳云

擢右副都御防秋於固原吉能擁眾入犯發

史巡撫其

地今據補火器卻之故事立冬後卽撤兵還省瀚慮其乘閒闌入

乃下令各守信地俟防冬兵至更代方歸未幾吉能果

踏冰猝至官軍以逸待勞奮勇斬級吉能驚駭而遁

宦遊紀卷四十五年春窮民數千人嘯聚終南山關內

三北敵紀關南兩道會議夾剿瀚謂此輩迫于飢窘未有殺人攻

劫之罪卽手書曰民窮爲盜原非本心律有明條許得

自首凡收執憲票者聽復業生理官司不得追究命匠

刊板刷印三千餘張遣撫民同知李愚馳往諭以禍福

眾皆歡呼投戈羅拜於地領票而去

卷一宦遊紀

召入爲大

理寺卿

卷一宦遊紀卷七權勢紀自省紀

錄囚多所平

反京師羣警爲茶會內有楊名馬馴兩人言論相觸恃

力鬪歐皆致重傷而死刑曹以兩人皆斃法無所施乃

坐楊名之子馬馴之姪以扶其父叔助力相歐之罪瀚

視其人皆垂髻童子慨然曰今有罪者皆死而移坐子

姪是知生可償死不知死可互償也遂從末減各坐失

於勸救杖決而已

卷一宦遊紀

遷刑部右侍郎

卷一宦遊紀卷七自省紀

云進刑部

案本書未言左右本傳

右侍郎今據補日與司官討論凡獄詞稍可

指摘者悉如律例改定及送廷評無一事遭駁正者諸

曹郎相戒曰眞法司至矣吾輩慎之

卷一宦遊紀

隆慶元年

授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出督漕運

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云俄改兵部總督漕運未言左右亦未言兼僉都宦遊自省兩紀亦未言據卷六盛遇紀二年改督兩廣官階如

此今據補援穆宗登極恩詔奏免漕船帶磚以節牽

挽之勞省交納之費

卷八漕運紀工部尙書朱衡開夏鎮新

河大工甫竣風雨暴至水驟騰湧覆漕舟百餘糧以萬

計衡甚自危乃移書來會瀚曰此天意也於人何尤遂

上疏曰夏鎮之役在臣一人臣精誠不足通鬼神智慮

不足先事變覆敗之虞實臣所致乞免旗軍賠補聞者

咸曰河道失事引咎自歸甚盛德也

卷一宦遊紀

旋改兩廣

總督

卷一宦遊紀卷六盛遇紀卷七自省紀

案本傳云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今考瀚已督漕至夏

鎮必俟全漕抵通然後能赴

兩廣其抵任當在是年之冬二年冊立東宮瀚奏乞覃

恩移贈本生祖父母奉旨俞允自明興以來本生祖父

母沾此曠典者惟大學士楊士奇工部尙書朱衡及瀚

凡三人耳

卷六盛遇紀

當瀚抵任之初海寇結山寇爲腹心

勾連接濟肆無忌憚瀚以爲欲剿海寇當先除山寇欲

除山寇當先治齊民於是慎選保甲每鄉分爲二甲每

甲立約長一人約甲十人互相約束帥眾操演遇有盜

賊竊發集眾截殺首嚴通賊之禁俾有所懲創不敢爲

非又念猺獞之人阻於聲教無路自新爰擇猺總猺老

中有才能出眾爲人所信服者卽以其地與之三年無

過授土巡檢又三年無過升土知縣聽得世襲

卷八兩廣紀

羅傍淥水沿江一帶闢地開墟與民交易德慶知州江

萬仞率令來見給與冠帶者六七十人平巾青衣者十餘

人歡欣踴躍而去

卷一宦遊紀

其有陽順陰逆屢招復叛者

遣將出師迅速剪除由是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惠潮

韶肇之捷賓州淥里之捷嶺西陽春之捷山寇次第削

平海寇之勢漸孤渠魁曾一本林道乾各不相下道乾

已就招撫而一本猶桀驁不馴瀚夙知總兵俞大猷習

知海道因奏請福建官兵亦聽兩廣節制且言一應征

剿事宜巡撫往往不行關白此非所以明職守而一政

體也誓師決計必須事權歸一而後調度可施廷議從

之卷八兩粵紀案本傳云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

關督府瀚詔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

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而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

擊大破之資銀幣案本傳補此三年瀚自肇慶移鎮

梧州指授方略會集三省諸軍分布要害使賊進退無

據又以道乾爲前驅令直搗其巢穴一本始大窘擒有

日矣忽奉旨降二級離任代者劉燾乘傳至一本旋即

剿滅距瀚之去官甫十日耳粵人咸謂此捷皆瀚之功

叢特坐享其成爲之太息先是海北參將耿宗元以歲暮時謁瀚於肇慶瀚令往剿海寇卽日辭去復往嶺東謁巡撫熊某遽令率標下民兵出剿平山屯聚倭夷宗元辭以兵非素練熊某曰與爾旗牌不用命者聽行軍法宗元乃入營號令把總周雲翔等聚眾謀曰何處懸漢擅號令我不殺將爲若害遂突入殺宗元眾盡髡黥反投賊中熊某自掩其倉猝召變之咎欲委過於瀚兵科遂獨劾瀚而不及熊某瀚聞變令中軍總兵官郭成率狼兵數千盡殲倭夷生擒雲翔旣奏捷熊某反邀功受賞而瀚僅以功贖罪

卷一宦遊紀
案本書未言郭成今據本傳補詳見上下文

山寇海寇既平熊某復晉秩賜金而瀚僅由降職閑住

改爲復職聽用

卷八兩粵紀

案本傳云已復犯廣東

耿元與賊合廷議鐫瀚

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

翔詔還瀚秩卽家俟召今考耿元卽耿宗元一秩乃二

秩之誤以各傳參互考

五年召爲陝西巡撫

卷五祥瑞

之平寇在是年五月

五年召爲陝西巡撫

卷五祥瑞

省紀

案本傳云再撫陝西未言何年自省紀云督粵

年餘回籍聽用歸方二載召撫關中祥瑞紀云隆慶辛

未余撫關中今考辛未係隆慶五年瀚以隆慶元年冬

督兩廣三年夏罷歸五年起用其督兩廣不過年餘家

居不過

其時俺答已納款邊境無事瀚謂許通貢市乃

不終日之計宜因此息肩之時持籌熟計識者韙之

北敵

六年晉南京右都御史

卷一宦遊紀卷五象緯紀

紀言左右本傳云遷南

時值兩京計吏瀚與南京吏部尙

書王本固並持衡鑑去留悉協公議既而循例自陳得

旨云覽卿奏不允辭宜益用心供職南九卿稱卿爲異

數瀚感帝恩因更號益齋卷一宦遊紀尋改南京工部尚書

卷六方術紀夢寐紀卷七自省萬厯元年吏部尚書楊

博謝病歸以瀚代其任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萬厯元年

吏部尚書楊博博是時廷推者其三人首都御史葛守禮

次工部尚書朱衡而瀚居其末首輔張居正方得政持

疏不遠票擬俟經筵畢面商點用神宗遂越前二人而

召入秉銓卷一宦遊紀案本傳云時廷推吏部尚書

居正惡守禮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瀚案本傳云時廷推吏部尚書

衡驕故特援瀚

二年外省考績瀚與葛守禮大計羣

吏黜陟幽明首陳入覲事宜申舉太祖宣宗孝宗三朝
曠典乃薦卓異謝鵬舉等二十五人請引見賜宴仍錫

金幣劾貪殘賈某等十八人請旨拿問

卷一宦遊紀卷八銓部紀

據銓部紀瀚曾兩主外察其第二次係丁丑年之事丁丑乃萬歷五年則第一次必在萬歷二年相距正三年

也是歲瀚以二品考滿加太子少保

卷七自省紀案本傳云秩滿加太

子少保五年京外官並行考察一典史原署耳聾例當閑

住過堂時瀚詢其履歷應答如響瀚顧謂都御史陳瓚

曰此雖卑官部院安可輕黜以蹈不公不明之罪卽令

其復任一給事中以建言謫典史瀚察知其才品立擢

爲推官旋又擢爲僉事使督學於福建後果大用

卷八銓部

紀案銓部紀云余以南臺京考者一銓部京考者一
今考南臺京察在隆慶六年銓部京考在萬曆五年相
距正五
年也
翰在吏部五年
省紀
念惠安民生必先綜覈

吏治

卷一宦遊紀

其持論嘗言勸懲宜彰名實宜審遷轉宜

近罷閒宜別告病宜稽文憑宜核考成宜實而舉劾尤
宜當又言久任之法歷代用以宏化保民守令比於他
官更爲緊要今酌議以兩考爲期巡按必須差滿方可
議升督學必須三年方可議轉又言吏部尙書職在鏡
藻羣品惟開誠布公令公議所是與眾其揚公議所非
與眾其棄則人已兩忘恩怨俱泯
卷八銓部紀
故所措置獨
崇大體略苛求務周咨紬浮議才不以瑕掩人不以資

棄實勝於名者雖下寮必揚名浮於實者雖崇秩必抑

使人人爭得自效

卷一宦遊紀

大小臣工一時鼓舞紀綱爲

之振肅

卷一宦遊紀

案本傳云瀚資淺忽見擢取

卽出己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

居正顯之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

籍及唯諾居正狀今考本傳所言第據而瀚忽罷歸

鄭準王希元劉臺劾疏之詞說詳下文

宦遊紀卷五象緯紀卷六異聞紀卷七自省紀

先是首輔張居正聞訃不欲奔

喪乃降旨令吏部往諭眷留意居正亦自爲牘咨部云

某日聞訃請查照行蓋諷瀚使留已也司官持咨請瀚

議覆瀚謂宜咨禮部查節年閣臣丁憂恩典從重優恤

若不喻其意者諸部院多欲保留居正以瀚爲百僚長

若

勸其上疏翰曰今日之事惟皇上可留或相君自留吾

輩安可留也遂大咈居正意

卷一宦遊紀卷五象緯紀案本傳云比居正遭喪

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伴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

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

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喉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恩

啟撫他事劾之勒致仕歸

案卷一自省紀但云喉臺省數人相繼彈劾奉旨致仕今

據本傳補瀚過居正言別語之曰頃見公聞訃哽咽謂公且

不能旦夕留區區之心誠欲自効於公以成公志詎謂

相矛盾哉茲與公別山林政府不復通矣居正汗顏頽

泚噤不能聲有頃曰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難矣瀚遂拂

衣而歸諸公卿祖道都門外太常卿孫鑠謂瀚曰去國

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願以兩言爲公今日贈

卷一宦遊紀進士鄒元標上疏論居正奪情曰所幸者大臣

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而遷徙又不常矣蓋指瀚而言

也卷七忠廉紀瀚自歸里後足跡不至公府卷五花木紀郡守每

歲躬自造門請踐鄉飲大賓之席瀚以其祖若父前此

皆嘗力辭因亦婉言謝之終不一赴卷六先世紀居正歿帝

頗念瀚案本書未言及此今據本傳補督撫巡按復交章稱其居鄉之

美十六年都御史吳時來疏請舉曠典以優老臣於是

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給月米歲夫者海內共七人而

瀚居其首十八年瀚年八十奉旨存問

卷六盛遇紀卷七自省紀案

本傳云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

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案此係

事本書所無今據本傳補

又案瀚在朝時二品考滿

已加太子少保意者所贈乃太子太保本傳少字係太字之誤歟抑或勒致仕時削去宮銜而瀚夙以廉潔自

持初出仕時其父問曰兒志何如而足瀚對曰有屋數

椽有田百畝如斯而已其父大喜曰兒第出爲清白吏

吾何憂矣

卷六先世紀

去廬州時以羨金付同知去陝西時

以羨金付後任

卷七忠廉紀

去兩廣時道出南安知府林舜

道迎訝曰督撫重臣行李蕭然如此卽馬伏波曹樞密

不是過也

卷一位遊紀

案本傳言劉臺劾瀚撫陝狼籍蓋誤信誣謗之詞自省紀云兢兢以名節

自勵而襲非之口每攻其所恃蓋卽指此類而然也生平志在立德而恥倖進

卷七

權勢紀

當嘉靖時世宗喜言符瑞內外諸臣多隨風而靡

瀚守廬州時無爲合肥呈送瑞麥一穗二三穎受而藏

諸篋笥不以聞於當路撫陝西時漢中呈送白兔二亦

不具表進獻

卷五祥瑞紀

錦衣陸炳慕瀚之賢聞其赴都謁

選遠迎厚餽以致殷勤瀚終不肯攀援以求進大學士

高拱亦甚重瀚其爲次輔時瀚入朝爲大理卿首輔徐

階詢其爲人於拱拱以至明答之繼而拱爲首輔瀚亦

終不附麗及瀚爲吏部尙書炳已久歿其子爲怨家所

傾逮繫累年瀚主朝審時昌言於眾謂炳雖權寵傾中外然能折節下士保全搢紳其恭謹有足嘉者遂釋其子時人皆服瀚言爲公論拱爲張居正所排擠業已罷歸瀚特遣使至新鄭拱答書云方僕之在朝也公時在野曾無一字見貽今公在朝僕已在野乃不遠數千里下問於前日之不相聞也足以見公之高於今日之下問也足以見公之厚其遠權勢而重氣誼如此

卷七權勢紀

案本傳言鄭準王希元劉臺劾瀚附居正亦誤信誣謗之詞權勢紀云蓋權勢所在當局卽迷後來者復蹈覆轍卽有慨於鄉先達中所最景仰者爲劉基宋濂方孝居正而言耳

孺子謙胡世甯孫燧王守仁

卷四土人紀

謙之改謚由於巡

撫何孟春之奏而瀚實發其端世甯與瀚父友善其後裔式微瀚代爲區畫復其故廬執友中如都御史張永明吏部侍郎靳學顏福建巡撫游震得四川巡按郭民敬戶部郎中周天佐台州知府周志偉並以耿介清廉志同道合雖顯晦存亡各異而久要不忘

卷七忠廉紀

素性

儉約尤惜物力督兩廣時移鎮梧州值正月之初封川知縣餽一紙燈及燈夕方徂門隸請燬瀚念其積月之勞棄於一旦禁而止之

卷四百工紀

晚年家居述先世舊聞

以訓後人凡冠婚喪祭儀節服飾皆守禮而弗徇時不召優伶不作佛事

卷七風俗紀

不惑於風水而遷葬

卷五堪輿紀

且記其高祖以來之隱德條舉件繫以示法程

卷六先世紀

所撰松窗夢語隨筆述事別類分門共三十三紀釐爲

八卷書成時年已八十有三

自序目錄

自言文者氣之所行

氣行而理寓焉惟有理而文亦不朽

其子某所撰後跋

其書考

證古事頗爲精確嘗言蒲州爲古蒲坂卽虞帝都鹽池

所產爲形鹽又曰解鹽不俟人工煎煮惟夜遇南風卽

水面如冰湧實天地自然之利大舜撫絃歌南風之詩

可以阜財正指此也

卷二西遊紀

敘述時事多寓諷諫如世

宗崇信方士好言祥瑞則臚列禍變於災異紀以見祈

天永命在乎恐懼修省而不在符讖禱祠又引歐陽子

五代史之論於祥瑞紀而申之曰人臣工於媚悅謂可轉移上心不知上心侈逸遂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匡救之道乎

卷五祥瑞紀災異紀

神宗性喜奢靡工人疲於奔命則

載太祖家法於百工紀以明上供之物俱有定數節儉之風流播至今又引劉球王恕之疏而申之曰二公所言豈惟一時讜論實萬世忠謀使人主錄之座右其所裨黼宸者豈淺鮮哉

卷四百四紀

至於斟酌古事以籌畫時事尤於經濟有關自服官之初即留心水利宿州知州姚筐築大堤濬溝洫以備旱潦瀚路過其境見其變蕪田爲膏壤嘆爲良法及總督漕運兼撫淮右筐已改官

刑部首薦於朝請授以憲職持節潁上專理開荒格於

部議不果

卷一宦遊紀卷二東遊紀卷四三農紀

其後官吏部尙書時復

奏添設江北屯田僉事一員勸農淮鳳始得如其所請

然不久而瀚歸田其官旋罷

卷一宦遊紀卷四三農紀

瀚既惜其功

之未成又念西北多曠土徐貞明建議墾闢亦爲人所

沮撓因反覆推究河渠塘堰之利謂得人以專任其事

而假之歲月不責近功薄賦緩征藏富於民俾西北皆

可耕之田而東南輸輓漕糧可漸紓省是南北兩利之

長策也

卷四三農紀

當嘉靖隆慶之際宗支繁衍歲祿不給

瀚爲陝西巡撫時曾列韓王府事宜七條上請自謂補

偏救弊乃一時之權宜非萬世之長慮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麟趾瓜瓞綿衍無窮以有限供無窮勢必難久宗人僉欲請田自給僉欲試官自效而司宗籍者奈何不爲之計也

卷八宗
藩紀

明代兩廣之地恆爲盜賊淵藪瀚謂

當事者不先時撲滅迨其燎原然後出師又或舍難就易奸避逗遛威愈褻而事愈難以致賊徒日漸滋蔓徧地皆盜區矣自今計之梧州本兩省交會之區諸蠻盤據之地必藉重兵彈壓始可讐服羣兇有警則其切震鄰之恐一如唇齒相依毋以分土爲限視若秦越閩以外雖督臣制之然所恃以鼓舞振作者恃朝廷之賞罰

耳賞罰不明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余觀王文成坐縛
思田諸蠻計擒八寨反側勞績著已捷聞而時宰忌勛
竟停恤典韓襄毅平修仁荔蒲諸洞直搗大藤峽功至
偉矣班師而輔臣謗議尋乃罷職嗟夫以功受罰豈獨
文成襄毅然哉善乎陸生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知此可與談粵事矣卷八兩瀚
粵紀
志希不朽恆以立德立功立言自期卷四士
人紀故其履蹈
恆守三尺畏四知卷七忠
廉紀入仕四十餘年因時樹立隨
地建明其子某所
撰後跋其學最深於史記所著之書善序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有良史之風故其所自敘者亦皆可信云

案此自序後跋所未言者

今取全書讀之其波瀾意度具有隱顯回互激射之法

真能得史公神味固非摹仿音節剽襲字句者所可同日語也

論曰觀人者宜核其大節當江陵奪情之時公既能毅然不回則其平日所以和衷共濟者豈可疑爲附麗之跡哉松窗夢語流播甚稀故明史未加採錄余幸獲見鈔本重其於文獻有關爰仿漢人記鄭司農學行之例輯爲別傳仿溫公撰通鑑考異之例辨其異同仿道古潛研集中各傳之例詳述始終仿肇經室集儒林傳稿之例注明原本俾欲識名臣言行者有所考焉

阮文達公傳

儀徵縣志稿

阮元字伯元一字雲臺乾隆己酉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歷官詹事內閣學士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己未道光癸巳兩充會試總裁戊戌秋 予告回籍

晉加太子太保支食半俸丙午科重宴鹿鳴

晉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

六歲

諭賜祭葬

予謚文達

國史有傳生平

持躬清慎屬吏不敢干以私爲政崇大體所至必以興

學教士爲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
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
官兩省者皆奉爲槃獲其撫浙時安南艇匪肆掠親督
水軍禦諸台州會神風助順賊船盡碎溺海者無算僞
總兵倫貴利等皆伏誅僉謂誠感神祐所致海盜蔡牽
屢擾閩浙奏請以提督李忠毅公總統兩省舟師不分
畛域立專注首逆隔斷餘船之法循環攻擊識者謂牽
之淹斃於温州黑水洋全得力於此策其撫江西時嚴
查保甲破獲朱毛俚謀反鉅案未嘗控弦發矢銷叛逆
於未起事之先保全民命甚多遂膺 宮保花翎之賞

其在雲貴時留鹽課溢額之半協濟邊防騰越廳邊外之野人出沒無常甚爲民患惟保山縣境有獠獠熟夷弩箭最精爲野人所憚因籌款招募以資捍衛野人聞風斂跡相率獻木刻乞降是時提督曾勤勇公方官雲南副將特薦其堪膺專閫及曾公會勦廣東叛獠力戰先登功居第一出諸將上中外咸以爲知人而其碩畫遠謀尤在督兩廣時履任之初卽籌備緝捕經費俾州縣無畏累諱飾之心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山陽山多盜以接界之姑婆山爲逋逃淵藪因調集兩省重兵三路合圍掃其巢穴先後獲會匪劫盜數千內地一律肅

清又創建大虎山礮臺以防夷患奏禁鴉片煙不許帶
煙之洋船入口並將保結之洋商某三品頂戴叅摘見
廣東省城布政司街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怒斥之曰
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毀之喚咭喇護貨之兵船殺
二民人於伶仃山遂封閉其艙不容貿易數月後夷目
稟請查獻凶犯始令照舊通商蓋久料喚夷桀驁遇事
必加裁抑故終其任兵船不敢再犯粵洋及致仕後因
夷氛甚惡致書伊公里布代奏請駕馭咭喇啞以制喚
咭喇爲以夷攻夷之策粵東當事者寢而不行迨喚夷
困而就撫實因爲鄰國所侵始共服爲老成謀國之遠

慮然後知其三十年綏靖封疆功德之被於人者遠矣
歸田後怡志林泉不與郡縣相接而於地方義舉無不
首先倡捐待族黨故舊咸有恩誼樂於汲引後進休休
有容至其論學之宗旨在於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
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爲主所
著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論曾子十篇注推闡古聖
賢訓世之意務在切於日用使人人可以身體力行在
史館時採諸書爲儒林傳合師儒異派而持其平未嘗
稍存門戶之見其餘說各經之精義如周易文言堯典
朔閏雅頌文王清廟禮記孝經明堂載於擘經室集者

不可枚舉所編經籍叢詁十三經校勘記傳布海內爲學者所取資疇人傳淮海英靈集鐘鼎款識山左兩浙金石志並爲考古者所重卽隨筆記錄如廣陵詩事小滄浪筆談等書亦皆有關於掌故所刻之書甚多最著者爲十三經注疏 皇清經解嘉惠後學甚溥督學時士有一藝之長無不獎勵能解經義及工古今體詩者必擢置於前總裁會試合校二三場文策績學之士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之盛不減於鴻博科主持風會五十餘年士林尊爲山斗蓋生平以座師大興朱文正公爲楷模故其經術政事與文正相類云

程玉才先生家傳

先生姓程氏諱兆棟字玉才又字臥松儀徵廩監生其先爲歙縣望族世居岑山渡國初始遷於揚鄉飲大賓量入及其子奉政大夫之謨並以篤行書於志乘先生奉政公之來孫也考國學生諱澤妣孫孺人皆早卒歲時祭薦必極其誠伯父根醴公無子事之如父以第三子慶燕承其祀從兄體華公亦無子事之如親兄以第五子慶燕承其祀撫女弟二人友愛甚至適周氏者早寡迎以歸并其姑及子女皆供給之從母適何氏者其家往江西以老病不能同行亦迎歸贍養友人無爲

黃君鼎占遣急足齋書至需百金以解其阨爲之設法轉貸不足則罄括所有付質庫如數予之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多人所難能者天資穎敏幼卽嗜書弱冠入縣學屢列高等制藝人爭傳寫名噪一時而鄉試則數奇慶燕及其弟慶燾後此更名守謙者相繼入學爲諸生而先生仍未獲一第雖久躋場屋然好學不衰著有臥松書屋存稿若干卷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粵匪突犯揚郡未及遷移而城陷守謙慶燕先後爲賊脅去先生慷慨太息具橐魚清酒祝告家廟呼家人而謂之曰兩兒不知消息而賊勢日益猖狂吾家累世衣冠義

不負 國今夕吾將盡節汝等子從父孫從祖婦從夫
娣從姒姪從姑骨肉同死可無憾矣遂列坐共飯言笑
自若僕婦李嫗耳素聾聵微聞其語從旁勸慰先生佯
諾以不死揮之使退乃以夜半率家人縊於廳前蓋三
月二十三日子時也距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二十
八日午時年六十八慶燕年四十字馬氏女純姑年三
十七慶燕婦張氏年三十五守謙婦鄭氏年二十二慶
燕子福培年九歲長女巧姝年十五幼女祥姝年六歲
同時懸梁八纒相次質明李嫗始覺驚呼鄰人而守謙
適以是時奔歸號慟圖救已無及矣見壁上有先生遺

詩云孝烈關真性愛親不顧身九京先待汝舉室敘天
倫又云不見已三日思兒淚湧泉他生結癡想父子續
前緣乃留示之絕筆也旁觀皆相顧泣下有陳某者平
日劇猛悍至是見先生闔門死烈心竊義之亦感動改
容遂挾鄰人十數輩往市棺之所頃刻舁入棺至而慶
杰亦適以是時悲號奔歸并力助守謙解纆乃獲成斂
是歲十一月官軍收復郡城守謙慶杰先後得脫四年
春奉先生柩至甘泉西鄉俞家橋祖塋合葬於胡孺人
之墓慶燕以下附焉先生長子慶熙早卒次子慶煦亦
前卒其婦李氏率子德培歸甯外家侍母疾及聞君舅

殉難而母氏又亡遂哀毀絕粒以歿德培遇救獲全而
慶肅復以七年病歿先生之後人存者在子惟守謙在
孫惟德培而已八年有司以續採揚郡殉難士民上聞
得 旨褒卹於是先生舉家分祀忠義節孝兩祠建
坊 旌表守謙述先生事狀屬毓崧作傳先生與先君
同歲游庠慶燕又嘗以文字就正於先君請著弟子之
籍世交之誼不獲固辭乃據實撰次以慰其意焉

論曰昔黃陶菴自序其易經文謂間出其餘爲制舉業
上座主書謂今之制舉業固未嘗屑屑以求工然二百
年來言制藝者莫不誦法陶菴豈特以其根柢經史模

範古文哉實以其身未服官而城亡與亡從容就義故重其人而益重其文也先生所作制藝雄深雅健有陶菴之風而老困棘闈視陶菴四十登科更爲偃蹇至於舉家殉難則較諸陶菴之昆仲偕逝無愧色焉真可謂不負所學文以人重者矣

鄭景堂先生家傳

先生姓鄭氏諱鉉字景堂興化縣學附生僑居揚州府城澶樸訥言望而知爲謹厚之士父訓導公諱芹失怙後終身不忍食芹菹生平篤嗜勸戒之書著有善書策解景堂隨筆身體力行篇各二卷咸豐丙辰二月二十

九日粵匪再犯揚州倉皇間未及出城與家人相失挈次孫女翠雲復還家中三月初一日城陷賊脅之去怒罵不屈行至井巷翠雲牽衣泣曰兒願死於祖前因自投於井先生泫然流涕曰若以稚女且能捐軀吾老矣尙何惜餘年哉亦自投於井遂以是日酉時同殉節死先生生於乾隆辛丑二月十七日寅時年七十有六翠雲生於道光壬寅十月十九日未時年僅十有五耳十三日官軍收復揚郡先生子國琳急入城徧覓至二十日始得先生及翠雲之尸面目如生見者皆爲之嗟歎陶君柳溪贈棺以斂先生蒯君蕉菴贈櫬以斂翠雲陶

君復邀其族戚襄贊執紼而贈地卜兆卽以二十一日
葬於楊家渡陶莊之西先生之入學與先考同受知於
莫侍郎國琳之入學與毓崧同受知於龔尙書通家世
好厯久彌親先生輯身體力行篇屬先考作序及甲寅
季秋先考棄養先生弔哭甚哀謂毓崧曰尊公逝後郡
城無同案之友矣由今日追思此語有餘感焉故國琳
以家傳見諉誼不可辭爰敘次其行略以著於篇

論曰鄭氏爲興化望族國琳纂錄姓氏之書紀其本支
世系特詳仿史家序傳之例也先生善畫蘭竹石有伯
曾祖板橋先生遺風而取義舍生更有光於前烈前此

癸丑歲粵匪初陷揚州先生之弟慕唐先生絕粒殉難
越三載而先生及其孫女繼之可謂節義出於一門矣
昔唐袁誼嘗云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
矚始可稱舉若興化鄭氏庶幾克副斯語也歟

歲貢生董君家傳

代先君子作

君名楚材原名之鋸字治田號晉卿高郵人遠祖璘明
永樂戊戌會試第一由編修遷修撰正統間與劉忠愍
公同忤宦官王振遂罷官歸直聲震天下事見明史祖
九如國學生父有臺諸生並敦厚長者世有隱德君紹
承家學讀古文千五百篇悉能成誦未弱冠卽入州庠

歲科試屢列優等食廩餼者二十餘年道光壬寅考取
歲貢生鄉闈五薦不售處之恬然晚年率其子應省試
必祝於神曰不願弋獲科名但欲其親歷風簷艱苦庶
幾勵志向學以延讀書之世澤而已其淡於榮利如此
天性誠篤事父母得其歡心兄弟間友愛怡怡撫孤姪
不啻己子擇交至慎合志者久要不忘教弟子講貫甚
勤善於啟發生平選於經學著有周易彙參詩經會要
而最有功於世教者尤在左氏淫箴其宗指見於序例
大略謂左氏親受業於孔子因春秋而作傳又作國語
取當時列國之書博覽而詳載之故事皆紀實可信其

於列國事變起自淫亂者纖悉必記使後世君卿大夫
士知身範之貴端邪緣之宜塞非好言瑣屑之事比於
小說家也然則韓昌黎左氏浮誇之說豈定評哉是編
以左國爲主附載詩篇序傳之說列女傳所載孽嬖之
類以備觀覽按其時代隨事標題而各以其國統焉備
載本末詳悉無遺牽連得書因端竟委推所終極見流
禍之無窮乃知古人杜漸防微其垂法至深遠也嗚呼
君之持論可謂深得左氏之大義者矣君嘗謂通經所
以致用遇事之有益鄉黨者必毅然以身先之故於修
學宮增義塾創恤養會廣育嬰堂諸善舉皆直任不辭

及粵寇至揚君率鄉人籌團練以防禦民不擾而事已
集然心力亦俱瘁矣復因籌築東堤冒盛暑徒步數十
里不肯乘輿遂感疾而返竟至不起時咸豐四年閏七
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高氏有婦德子圭封逢辛
皆諸生余與君同以嘉慶丁卯受知於莫寶齋師補博
士弟子卽知君名而未得識面君歿後其執友張君榮
畦爲作誄詞胡君杖仙錄其文寄余復以圭封逢辛所
作哀啟見示余旣重君之學行又嘉張君胡君之篤念
亡友也爰敘次其事以爲之傳

論曰周易歸妹象傳云君子以永終知敝顧亭林先生

引詩及春秋釋之云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邱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驪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媾之義男女之別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其闡發經義至深切矣君所著詩易兩書余未獲見而其輯春秋左氏之事以資法戒實於人心世道有關使亭林及見是書當必深爲嘉許也夫

外祖黃公家傳

公姓黃氏諱紹珪字峻封一字藕船先世居南康都昌

曾祖諱光德康熙間官廣東□□協副將懋著戰功卒
於軍營祖諱嘉紳以蔭授五品秩始遷揚州父諱泰熙
國學生占籍甘泉樸學相承世傳厚德公天資聰穎博
覽羣書考訂鐘鼎彝器名畫古碑一寓目卽決其真僞
熟精史傳喜談輿地形勢戰爭割據之跡而於名臣軼
事先哲話言尤必互證參稽述之娓娓不倦閱書好校
讐評隲旁行斜上朱墨燦然論詩宗少陵義山論文宗
昌黎玉局名篇鉅製口不絕吟願以氣體清羸不耐場
屋勞苦援例入太學三游京師當世賢豪耆宿倒屣爭
迎寓舍閭巷之間車轍常滿公外和內介律已嚴而責

人寬故接晤者挹其言論風采僉謂一見叔度鄙吝潛
消無不樂從之游同聲企仰自鄉人士君子以至海內
名流皆知有藕船先生而公深以徵逐標榜爲戒雖居
人海之地恆鍵戶觀書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遇義舉
之事則勇過賁育儀徵黃振采武部

文燿

憂鬱投繯無

親丁在寓公以同姓之誼且嘗相助爲理也爲之經營
含斂事必躬親武部之同官同鄉來弔喪者圍視泣下
相約哀集法賻遂得護其靈櫬返葬於揚由是尙義之
名愈爲搢紳所欽重而公則以遲暮倦遊不復出矣公
內行淳篤事親盡孝長兄甯一公諱紹坤早卒其子雲

起公諱龍祥年甫六歲公撫教孤姪一如己子雲起公成立以後亦事叔父如父人兩賢之公早歲多疾留心於醫先世舊習經方至公而講貫益切自靈素以下醫師之書廣採旁搜精研藥性擬撰本草翼屬稿未成於近時名家最重徐洄溪辦香虔奉嘗屬疾甚困夢洄溪爲之施針於肩旣醒而病瘥兩肩皆有黑印指紋若點穴之狀起視硯池餘墨亦有指痕非誠感通靈曷克臻此公醫術旣神爲人施治每定一方必預爲指陳服後當作何狀如桴鼓相應不爽其期游京師時延診者盈門日不暇給值疫氣徧行中則立斃公爲立預服之方

用白朮桂枝與薑汁同煎清晨卽服全活無算嘗以事至饒州萬年寓於石梓埠其地有藥無醫病則信巫祝妄言托神降書方藥與症大率相反復日夜鳴鉦聒病者之耳鉦聲視病勢爲輕重故病者不死於藥卽死於鉦天札者甚眾偶有乞公診視者諭以但飲我藥不得延巫鳴鉦旣而一帖卽痊遠近聞之咸來就診由是巫風稍殺而鳴鉦之習漸除公雖韋布終身而惓懷斯世平居志在利物尤拳拳於士習人心嘗謂人貴自立爲士者當以此自勉兼以勉人至於居司牧之任者則當視其不能自立者培植之使能自立所謂已欲立而立

人恕道卽仁道也又謂俗美由於化行僻壤偏隅民風
頽靡遇有一二貞女節婦爲守令者更宜逾格優崇蓋
旌表須年例之符而存問無年例之限一二人受其褒
獎而千萬人爲之奮興移風易俗之權莫捷於此在位
者奈何以爲迂乎公持躬謙謹恂恂似不能言而遇辨
析邪正是非卽義形於色聞一賢人進用則喜不自勝
閱奏議中讜論直言必手錄諷誦好善嫉惡有緇衣巷
伯之忱激濁揚清聲情壯烈故雖老而志氣不衰以道
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家距生於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二十五日年六十一配程孺人賢而早逝子一友

鵬公諱龍驤女一卽毓崧母也孫二圖庚圖辛圖庚出
嗣雲起公後孫女一素芬毓崧之繼室也公愛毓崧甚
篤每見必勗以遠大之圖毓崧總角時好論古人成敗
得失公輒爲之解顏每至公家繙閱插架之書公察毓
崧所欲得者必手取以賜疾革時檢付批本杜詩以爲
遺念追思此事如在目前日月不居倏逾卅載竊仿淵
明作外祖孟府君傳之例敬述遺事以著於篇

論曰公生存之日名播遐邇稱頌者不乏其人然或服
其賞鑒之精以爲雅士或推其聞見之博以爲名流或
欽其立品之潔以爲高人或重其交友之誠以爲義俠

要皆舉其一節而已若夫仁心爲質志在維持世教康濟黎元則世固未必悉知卽知之亦未必能盡也故特闡揚其素蘊俾後之紀儒行者有所考焉

從舅氏黃公家傳

公姓黃氏諱龍祥字雲起揚州甘泉人外伯祖甯一公之子外祖藕船公之姪吾母之從弟世系詳外祖傳中公早失怙恃自幼卽奮志績學而小試輒數奇嘉慶丁丑府縣兩試均列前茅院試時學使湯文端公閱卷已在選錄之列復因額滿見遺自是遂絕意進取專以課徒爲事講授之暇喜閱醫書好學深恩心知其意外祖

夙精於醫晚年多疾非公處方定藥未嘗服也歛縣羅

養齋先生

浩

寄居揚郡所學甚博尤邃於醫經門牆高

峻不輕許可獨奇公以爲能傳其學公亦以師禮事之

養齋先生旣沒公每歲必親掃其墓閱數十年不衰生

平論醫極其詳慎凡前人書中異同歧互之處莫不虛

心尋繹審定折衷故臨證洞見隱微決其生死殷古農

先生

杓

中風不語某醫謂七日內恐有不測須於藥案

申明公曰病者素明醫理診脈後必索方默觀點首會

意今若書危詞於紙彼必焦灼難安是益其疾也力持

不可未幾漸愈能言越十年而後沒戴生昕伯

文徵

以

春月偶感微疾其家人視爲泛常公一見卽曰脈息甚
數察象已成秋分之前恐致不起旣而果如公言遇有
病勢危險又爲市醫誤治者公悉心診視詢問曲折情
形察其有一線可生之機必設法挽回且撫慰病家使
之無恐故有夏月感寒寒極似熱市醫用涼劑益劇者
公投以附子而立愈有冬月蘊熱熱極似寒市醫用煖
劑益劇者公投以石膏而立愈有老疾臥牀七日服湯
藥卽嘔飾巾待盡者公命先灌米汁一匙然後灌藥一
匙米汁與藥循環迭進嘔止而疾漸痊方施治之初旁
觀僉以爲徒勞無益及應手獲效其人感再生之德而

公隨其酬謝未嘗計較厚薄嘗曰吾非能起死回生特其疾本可生耳醫爲仁術若要挾居奇矜炫射利此爲富不仁之術擇術者忍出此乎又曰古人以望聞問切分配神聖工巧蓋必兼此四者乃爲良醫今人於望聞既多忽略復以審問爲恥惟恃切脈一門至切脈之時又多不能靜細而欲用藥應手是卻行求前矣又曰人以元氣爲根本治疾者但求速愈而不顧元氣受傷雖邀功於一時而根本潛虧將來恐成難治之疾故求治不可太急所謂欲速則不達也識者歎其精確以爲名言公稟賦素弱而善自調攝六十時猶不甚衰自咸豐

三年以後揚城疊經粵匪之難轉徙靡常精神漸減十
年春僑寄清江浦復遇捻匪之變倉皇遷避徒行數十
里元氣大傷迨移寓東臺始獲安宅然以家譜及手批
醫書遭亂遺失深自痛惜九月間默寫本支世系並作
跋語以抒報本追遠之意方擬稍俟從容補述評校醫
書之語若干卷而十一月初旬喘疾舉發遂以十三日
卯時卒於寓舍距生於乾隆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戌時年六十八配莊孺人所生子女皆不育以從弟友
鵬公之子圖庚爲嗣教以義方朝夕策勵自經書外詩
文讀本公所手錄者居多故圖庚幼卽勤學公之訓也

毓崧學術無似而公期許特隆尺寸之長稱道不去口
小試偶利喜溢眉宇休戚關注迥異尋常蓋視從甥不
啻親甥卽旁觀者亦擬爲親舅甥莫知爲從舅甥也回
首西州不勝華屋山邱之慟圖庚屬撰家傳義豈忍辭
論曰儒者不盡知醫而醫理非儒者不能推闡羅養齋
先生以宿儒爲名醫其著述爲凌仲子焦里堂諸通人
所推重而最不可及者尤在品高志潔有古君子之風
吾舅氏奉以周旋不肯枉道趨時干流俗之譽而拯人
疾苦全活甚多蓋淵源於師訓者深矣在昔漢儒最重
師承儒林傳中篤於師弟之誼者例得備書故埽墓一

事亦列於傳見公之風義足繼前修且藉以勵薄俗云
舅氏黃公家傳

公姓黃氏諱龍驤字友鵬揚州甘泉人外祖藕船公之
子吾母之弟世系詳外祖傳中公之先世均博洽好古
收藏甚富攷核最精賢士大夫過從往還購求名蹟雅
玩者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公承藉舊業輕財重義然諾
不欺世交之中多位躋顯要自報謁外未嘗往干有以
骨董眞贗高下相詢者必罄所知以告凡出貲屬貨收
買者及置貨托代售賣者皆稱物平施絕不高下其手
同業或挾詐居奇亦寬容不較故名日高而貲日減然

戚友困阨者猶量力資助不以境值匱乏爲辭由是遠近皆服其忠信和平稱爲長者咸豐六年春避粵寇寄居北湖之濱其地下濕染患足腫遂以八月二十六日子時卒於寓舍距生於嘉慶元年十月初六日戌時年六十一配莊孺人勤儉持家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圖庚出嗣從伯父雲起公次圖辛女素芬毓崧之繼室也外家自藕船公以上皆以讀書而兼治生至雲起公則專事讀書而公以治生佐之自少至老未嘗析居圖庚業儒文名爲儕輩所推圖辛鑒別古器善於營運而皆厚重謹飭有公之遺風毓崧名齡卽荷公垂愛自丁酉

至壬子九赴江甯省試而公挈以同行者六獎譽慰藉宅相見期顧待殷拳無殊子姪及公卒之歲毓崧就館清江浦不獲問疾臨喪今茲爲公作傳則公歿已八載矣抒情述德有餘感焉

論曰昔汪容甫先生與吾外曾祖爲道義之交容甫先生歿於杭州返葬於揚外曾祖往弔袖出如意陳諸几筵蓋其生前所寄雖家人弗知也其古誼有如此者今觀吾舅氏臨財之廉待友之篤洵所謂善承祖志者矣易曰食舊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庚辛兩弟其勉之哉

程母汪太宜人傳

代先君子作

太宜人姓汪氏諱姜字雅安

誥贈奉直大夫程公

鼎調之繼室工部主事葆之母也程與汪皆歆望族僑居揚州太宜人父錫維以文學知名于時母鄭太孺人夢遊蓬萊有童女出迓翌日太宜人生幼即聰穎經傳過目成誦未笄已能賦詩事父母得其歡心戚黨咸稱爲至孝年二十一歸奉直公以未及見舅姑爲憾每遇忌日必齋肅奉祀逾年生子葆慧而早殤太宜人深悼惜之越三載而葆生慈愛倍至然訓之最嚴每自塾歸坐鐙下課以晝所誦讀且爲講解大義奉直公挈家返

歟而復就館於揚猝遇疾卒其時葆年甫十一太宜人聞訃至痛不欲生諸娣姒勉以撫孤事重乃飲泣而止奉直公家本素封因好施中落至是困阨益甚恃鍼劑以給朝夕親族或勸葆棄書習賈太宜人執不許命負笈來揚依舅氏近垣從師請業道光癸未以寄籍試儀徵入學戊子鄉試中式癸巳成進士迎養太宜人入都乃示以居官之要曰凡事據理準情總期無愧於已有利於物是在虛心省察不可偏聽不可輕舉葆奉教維謹在邸署間卓然負清望一時賢士大夫僉謂葆以孤露之身克自樹立者固由奉直公之績學砥行啟佑其

後人而實則太宜人折襲畫荻更百苦以成之者也太
宜人性好讀書尤留意于前人遺跡汪氏遠祖貞明公
遺書殘闕擇其首尾完具者手錄成冊程氏先祠樂善
堂歲久漸圯以從姪學溥有志重修爲文以嘉其志奉
直公著有家訓命子姪詳校而付諸梓生平所作詩不
輕以示人末年始編爲四卷其自述云余幼受業黃秋
平師兼從師母張淨因孺人學詩專務實功不恃妙悟
其與奉直公論詩云人非有真性情不能得詩之本原
學之既深卽性天內亦自有怡然渙然之樂全集冲和
澹雅信能自踐其言者文亦不多作而持論悉有根據

可垂範後世其與弟近垣書云人苟潔清自好固已邁越恆流然或過情矯矯於義所當得一介不取反令後人相繼勉強從事不得不爲分外之求是防弊實以增弊也又有忠厚長者成就後學一節之長贊不容口而薄俗非之必以直言要譽致起攻訐之端不予自新之路是皆好名累之也又誠子書云易曰節以制度古人儉以養廉本諸此也人或昧此窮而在下不過仰事俛育鮮克裕如達而在上遂竭民膏侵庫貯無所不至皆不節故豈必聲色之緣飲食之奉窮泰極奢卽慷慨不量力罄已有限之資供人無厭之求所謂節者安在兒

善體母心卽節之一言終身守之處已處人兩得之矣
又記江孝女刲臂療親事云先王教民無以死傷生然
而孝子之心不忍親死一身毀傷不暇計也情之所迫
聖人亦聽人自盡而無所是非要不失爲孝而已皆平
正通達有功世教之言他如林烈女傳書馬貞女事表
彰不遺餘力設義田義學議復設文會記尤嚴謹有法
度其餘雜文亦古質可誦太宜人生於乾隆辛丑十月
十九日卒於道光壬寅七月初三日春秋六十有二先
是守節時年三十五格於例不獲請旌葆未通籍時
或有勸其減年上聞者葆謝之曰吾母天性誠篤平日

教葆以不欺葆敢誣吾母乎嗚呼古所謂非是母不生是子者其信然已文淇與葆交逾二十年知葆之立身行已得諸母教爲多謹按狀而爲之傳

論曰史氏之紀列女也始於後漢書而曹大家之名最顯所著女誡七篇蔚宗一一臚列於傳其例仿于國語之紀魯敬姜蓋古者女師設教婦德之後卽次以婦言敬姜訓文伯之辭魯語悉詳載之者職是故也以太宜人之賢淑本不必藉文字以傳而其立言得體足爲後之女士所矜式爰擇其尤切要者著于篇以備史家之採擇焉

徐節婦汪孺人傳

代

徐節婦汪氏儀徵太學生澹之妻澹夙患痰疾雖隆冬嚴寒恆科跣祖褐坐臥不安夏日尤畏炎蒸厥逆無度節婦終日隨侍卽薙髮亦必躬親衣不解帶者三年未嘗稍有懈怠及澹疾困篤節婦刲臂肉入湯藥中不使人知而澹竟不起其弟壽子立曦甫及週歲節婦撫以爲嗣教養不啻所生立曦之族姑殘居無依僅有一女節婦賙恤之且爲其女擇壻令與立曦同塾讀書遂俱入學宮得以成立生平慈祥仁厚待族黨有恩下至臧獲亦蒙其惠有僕婦杜嫗旣老且貧其族姪某因節婦

勸誨遂以母事之其厚德感人類如此節婦生於乾隆
□□歿於道光□□守節□□年夫歿時已逾三十
格於例不獲請旌余宰是邑之次年議修志書立曦
在局分纂以節婦事略懇余作傳因按狀而爲之敘
論曰劉子政之紀列女也蔡人之妻侍夫疾而不去載
於貞順傳中齊義繼母親假子如己子載於節義傳中
而其夫歿之年並無可考然則闡揚淑懿固不必盡以
一例繩之矣節婦侍夫疾之苦無異蔡人之妻其鞠嗣
子之仁又同於齊義繼母嗚呼可謂賢矣有表章之責
者可聽其湮沒不傳哉

姜節婦曹孺人傳

代

姜節婦曹氏儀徵附生淮之繼妻勤儉持家閭閻謹肅
淮前娶宮孺人有子恩福節婦鞠育甚慈一如已出閨
四載而淮歿其時節婦年二十九歲慟不欲生越月餘
生遺腹子壽山於是上奉衰姑下撫稚子織紵自給茹
苦食貧姑以壽終喪葬盡禮訓誨二子咸克有成恩福
應武試壽山應文試先後入泮請於學使李公得柏以
冬榮之匾鄉黨欽其善教子焉節婦現年六十一歲守
節已三十三年例應旌表而尙未及請壽山因余
爲邑宰倡修縣志乞爲褒揚爰爲之作傳俾送於志局

焉

論曰志乘中人物一門凡生存者概不立傳惟列女類
中生存者亦得備載且無論已

旌與未

旌並

得列姓氏於其間此自來之通例其所以獎勸婦德者
可謂至矣節婦年例已符前此請建總坊之時未及彙
列其內今茲修志此秉筆者所當特補也歟

方節婦許孺人傳

代

方節婦許氏儀徵人儒士桂之妻秉性端厚不妄笑言
桂患痰疾數年節婦百方調護經營醫藥夙夜勤劬桂
歿時節婦年二十九歲悲慟絕粒誓以身殉桂兄附生

松許以俟生幼子卽繼爲嗣始肯飲食勤儉自守族黨稱賢越十五年松生子昌祚遂踐前言昌祚幼時多病節婦撫育逾恆愛若親子稍長課其誦讀慈而兼嚴訓誨甚切道光己亥邑之紳士彙舉貞孝節烈請建總坊其時節婦年例已符得與旌表丙午科試昌祚補弟子員丁未春余宰是邑戊申夏議修縣志昌祚請爲節婦作傳是歲節婦年七十有一守節已四十三年矣論曰總坊旌表之例創自近年兼舊志與新採而列之俾皇仁得以廣被豈非法之最善哉夫昔之未旌者舊志旣已廣收則今之已旌者新志

尤當備紀蓋纂修志乘者未有不以採訪爲先也然則節婦之當載於志固無待余言矣

汪烈婦嚴孺人家傳

烈婦姓嚴氏甘泉人登仕佐郎荔衫先生大廷之第四

女也適儀徵儒童汪開士汝誠汪與嚴皆揚州舊族世

居郡城烈婦許字時舅硯南先生補姑李太孺人皆前

卒本生舅西谷先生秦聞烈婦之賢聘爲子婦咸豐四

年冬童養於汪而西谷先生已於是歲七月卒惟本生

姑吳太孺人在堂烈婦事之如母待兩小姑如妹端重

勤儉人無閒言五年秋開士服闕十二月二十日成婚

六年三月初一日粵匪再陷揚郡倉猝未及遷徙初三日賊至其門吳太孺人率二女投井烈婦泣請曰兒願先下乃奮身沒於深窰賊去後鄰嫗以繩縋諸人出吳太孺人母女以水淺故均得無恙而烈婦則多方拯救竟不獲甦遂以是日亥時殉節死距生於道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辰時年二十有四其歸汪氏一載有餘而結縢僅七十餘日耳當寇至之初開士出探消息遇賊於衢識其爲文士脅與渡江至丹徒其時猶未知烈婦之歿也同被拘者昏暮時見舟中有人影依開士之側訝而述之及八月間賊復脅開士由句容赴江甯中道

值大雨開士所乘肩輿之杠無故忽折易之復然及再
易而賊酋之去已遠開士因乘間脫身得還故里在途
時夜行荒山野徑輒聞前途有嘯聲若導引之者抵家
之前數夕其幼妹夢烈婦冠帔而至呼之起曰吾送汝
長兄歸矣旣而開士果歸家人泣告以夢相與歔歔太
息然後知前此所聞見者實烈婦靈爽所式憑而輿杠
再折亦烈婦所默佑也未幾烈婦復見夢於開士曰臨
難捐軀者義所當然君今得歸妾死亦無憾矣開士覺
以語人聞者莫不傷之西谷先生之兄星掌先生和時
官山西知縣憫烈婦之志節將爲請旌建坊而先爲

開士援例得山西

俾烈婦得膺

贈典開士乞

余爲烈婦撰文余妻汪孺人小城先生穀之女開士之從姊也故於烈婦本未知之頗詳爰敘次其事以爲之傳

論曰夢幻之跡似涉於虛無然節烈所感乎者其理固可信也余考元史列女傳云高氏婦高郵人攜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蓋貞誠專一固結莫移身雖死而心不忘夫可謂義之至

情之盡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矣烈婦與高氏婦同爲揚郡之人相隔五百餘年而先後如出一轍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族姊孫節婦劉孺人家傳

孺人姓劉氏於余爲族姊同出自先高祖峙齋公族伯父如川公諱文源之長女也如川公孝悌誠摯族黨共推以援例得倉官銜而終身嗜書不厭故孺人自幼卽飫聞古列女之言行焉年二十三歸孫君元善元善本生父甘泉邑庠生標因長兄某無子命其兼祧兩房孺人奉其姑林太孺人及本生姑洪太孺人愛敬如一道

光三年春夫得危疾孺人亟斥粧奩以供藥餌之費侍疾將三百日備極艱辛而夫竟不起是時孺人年甫三十孤子貴麟纔七歲耳而兩姑在堂均已垂老孺人自誓守節晝夜勤作女工上事衰姑下鞠稚子厯十數載兩姑相繼歿喪葬如禮人無間言其教子有方謂讀書者首重明理故貴麟成童以後雖改就貿易而能慎擇交游性喜作詩未嘗稍染佻薄之習其舉止凜慤尙有外祖家風非孺人之善教不及此自粵寇蔓延揚郡疊遭兵燹貴麟奉孺人避地轉徙累年貲本久空無以爲養或勸其投軍營自效孺人語之曰凡事須度德量力

營務關係匪輕爾徒有善心而無幹略豈能勝任若但欲救貧而不知審處必將貽吾憂矣貴麟承命而止爰習嚴君平之術賣卜於市孺人躬率子婦紡績以佐之暇則課其孫連科以書安於貧而不怨咸豐十一年六月初一日戌時卒於樊汭鎮寓舍距生於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卯時年六十八計守節三十九年當道光二十五年先君偕同鄉紳士採訪貞孝節烈附刻於總坊姓氏錄孺人守節之年已符 旌例亦與其列二十九年公呈彙報三十年奉 旨旌表例得建坊入祠

論曰昔吾鄉李嵩泉賣卜養母撫幼弟濱石成立期望甚殷濱石旣以通儒知名嵩泉亦以孝友見重其節母教子之善固不待言而自彰也孺人之賢不減李母貴麟終鮮兄弟迫於境遇之艱欲學濱石而未遑盍引嵩泉以自勗嵩泉之誨弟不惜身勞竟光其閥貴麟之訓子果能身教必亢其宗自來節孝之門後多昌顯者孺人之苦節垂裕其在斯乎貴麟勉之矣

書朱烈姬許氏傳後

昔王原吉長於表微闡幽而紀述極其矜慎如李哥之可稱貞女徐婦之足愧降臣据事直書各如其分故史

家卽採以立傳無所更移今觀於朱烈姬許氏始則見
迫假母其境較李哥爲倍艱繼則獲侍良人其遇視徐
婦爲得所終則奮殉寇難較李哥徐婦爲同歸此傳事
從其實持論尤平洵乎嗣響梧溪可信今而傳後矣世
之喜撰敘事之文者盍亦先以不飾不誣爲傳信之本
哉

贈國子監助教上元學教諭夏先生衣冠墓表

先生姓夏氏諱慶保字履祥號蓉山揚州儀徵人由道
光乙酉舉人官安徽天長訓導丁母憂服闋選江甯府
上元教諭咸豐癸丑二月十一日殉粵寇之難年五十

三 贈國子監助教入祀忠義祠吾揚在昔忠義極

盛自兵興以來儀徵先達吳文節公殉黃州張刺史積
功殉臨清先生殉江甯其就義皆最烈邑人稱爲三忠
與康熙間劉忠節公後先輝映而先生以儒官盡節與
前明霍邱教諭贈國子監學錄倪公可大桑梓同而梗
槩亦同倪公官霍邱四年與士子以名節相勵先生官
上元口載以忠孝訓生童嘗語人曰如粵寇果至我必
死之逢清明卽祭我其同一也倪公因縣令借考滿規
避舉城守相屬慨然身任而不辭先生督辦團練爲方
伯祁公倚重晝夜巡警寢食不遑其同二也倪公知霍

邱南門已破猶扼北門先生聞江甯城破引繩舉酖視死如歸民人請暫避其家堅執不許其同三也倪公罵羅汝才於元帝宮嚙指血噴其面遂遇害先生於城陷次日安坐學署賊至詫問何人厲聲曰我此邑學師也罵不絕口身被六刃而歿其同四也倪公諸子文學有聲季子以孝行著先生子昌祺以當室孤童奮志立學例得廕襲仍應小試補諸生其同五也倪公靈櫬返葬朴樹灣而霍邱人敬其英爽立專祠於北門先生忠骸無存而江甯紳士追思遺澤克復後爲建衣冠墓於雨花岡其同六也論者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署

江甯府學江都薛教授廷棟與先生同郡偕其僚友丹徒吳訓導志伊上元縣學□□□□□□□□助籌封墓甚力以毓崧與先生同邑屬爲撰文先生與先君爲道義交誼不可辭爰揭其忠義卓犖追蹤前哲者以表於阡俾後來知所矜式其生平孝友廉潔樂善不倦可紀者甚多以非大節所關故不著焉

增貢生候選訓導臧封武德騎尉胡先生墓志

先生諱呂字尙之號槐窗姓胡氏系出安定遠祖泰山明洪武中居蘇州從征有功以將軍出鎮嗣子璜蔭襲指揮使建文初奉詔掌高郵衛事率所部屯田於寶應

由是徙家寶應而占籍高郵曾祖宗開鄉黨稱爲長者
祖祁贈儒林郎父鎮贈武德騎尉世有隱德蹟載州志
先生幼時誦習勤苦稍長負笈從師三年不歸作制義
常徹夜無寐嘉慶丙寅州試第一丁卯補州學附生壬
申補增廣生省試屢薦未售援例貢太學候選訓導以
季弟官貤封武德騎尉生平篤於行誼執父喪哀毀骨
立母張太宜人歿時先生年已六旬悲慕若孺子季弟
守備冠英未仕之日領本邑糧艘及赴任德安先生慮
家丁兌運者未足恃每歲自往董理事必躬親不以析
產分居稍存歧視仲弟徵君泉沈潛嗜學不暇經營田

產先生代爲籌畫俾得專力讀書徵君撰述見重士林
實賴先生之助昆弟自爲師友白首無閒言慎於擇交
待故舊始終如一弔死問疾軫恤遺孤久要不忘拳拳
無已鄰里有互相爭競及遭誣陷陵侮者多方開導潛
出已貲爲之弭怨釋紛使不至公庭涉訟邑被水患散
粟賑飢奔走泥塗心力兼瘁居恆服用儉素而遇同鄉
義舉則必助徵君輸將嘗構一堂匠人誤鋸柱短工師
願償價值慰而止之其處心寬厚大都類此晚年好靜
獨宿小亭卒之歲亭前梅不吐華徵君傷之作雙梅亭
記其末云默念兄德泣數行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

固徵君友悌之隆抑亦先生所以感之者深也先生生於乾隆甲辰十二月初二日卒於咸豐乙卯四月十六日年七十二配姜宜人前卒生長子雨村側室王孺人生次子雨田並由附貢生援例候選訓導女三人長適泰州監生李翼之次適高郵例貢生張萊季適高郵八品銜張伯樺孫二麗生金生俱幼雨村雨田卜以丙辰十二月十九日葬先生於寶應汜光湖東新阡與姜宜人合窆先期徵君以雨村雨田所敘行略寄示屬誌其墓先生之入學與先考同受知於莫寶齋侍郎徵君又與先考爲道義交誼不獲辭竊謂徵君服膺陸氏象山

之學象山之兄梭山所著正本制用篇於居家節度最爲切要實可見諸施行故能十世同居門庭雍睦論古者於金谿之學術或有異祠而其修身及家則毫無遺議僉謂象山有兄以督其家而事愈治梭山有弟以昌其學而道益彰今先生之教家旣謹奉梭山爲法徵君之講學復善取象山所長羣從異居而同財亦合乎古禮然則徵君欲闡揚先生之懿美計惟是尊其德性自求無愧於象山並以勵雨村雨田勗其無愧於陸門子姓則後世推服先生者必將上擬諸梭山此徵君所當自勉而亦雨村雨田所當共勉者歟徵君書來之時毓

崧方居先考憂未踰大祥不爲韻語爰仿昔人誌銘分撰之例但作墓誌而轉屬沈君戟門爲之銘焉

附銘詞

積善餘慶揚名立身搏節退讓洽比其鄰敬教勸學
直諒多聞夕惕若厲輝光日新孝乎惟孝景行行止
脊令在原友于兄弟斯邁斯征密勿從事鬼神富謙
既多受祉耆耄好禮三命益恭令德壽豈不少延洪
修身以俟君子曰終聰聽彝訓子孫其逢觀象玩占
辨方正位卜云其吉俾昌而熾多福無疆引之勿替
懿鑠珍禪不顯亦世

先考行略

先考姓劉氏諱文淇字孟瞻先世居溧水高祖諱春和國學生始遷揚郡以次子守備君起寅貴贈明威將軍曾祖諱起泰國學生祖諱璣與其從兄瞳占籍儀徵補博士弟子父諱錫瑜國學生家承忠厚世有隱德先考幼卽穎異稍長嗜學不厭嘉慶丁卯受知於會稽莫侍郎取入縣學甲戌歸安王侍郎歲試揚州擢置一等第一補廩膳生己卯科蕭山湯相國拔取優貢生是科所取之六人相國持擇極愼先於歲考時面試經解深許先考爲樸誠績學之士特諭學師補舉優行遂膺斯選

公論以爲名實相副庚辰 朝考後就職候選訓導前
後應鄉試凡十四次垂得而復失者再曾無幾微不豫
之色道光壬辰湯相國三典江南鄉試亟欲得先考卷
以式多士而是歲因先祖微疾未能赴試撤闈後相國
廉知其故深爲惋惜己亥歲因先祖年踰九旬不復應
試事親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壬午丁先祖母凌太孺人
憂庚子丁先祖憂居喪盡禮竭情盡慎每歲祭墓之月
於族中無主後者必躬往拜掃疏族之無以自存者必
量力拯助撫親戚孤子節嗇衣食甘苦共嘗故人子姓
淪落者時加存恤弟子貧不能具修脯者盡心教誨賴

以發名成業者甚多生平湛深經術於春秋左氏傳致力尤勤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及洪稗存焦里堂沈小

宛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通人說有可
采咸與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
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期
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
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八十卷又以餘力輯左傳
舊疏考正一書自序謂世知孔冲遠刪定舊疏非出一
人之手至於舊疏原文槩謂無迹可尋近讀左傳疏反
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
光伯述議也今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八卷釋
經之暇好讀史鑑於地理之沿革水道之變遷尤所究

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
推見割據之迹輯項羽王九郡考一卷十八王分地考
二卷總名之曰楚漢諸侯疆域志又據左傳吳越春秋
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
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爰博稽載籍
詳加考證作揚州水道記四卷自少至老手不釋卷無
論經史子集遇有心得輒隨時記錄積成巨冊若干蒼
萃貫穿成讀書隨筆二十卷爲文淵茂典實大抵有關
於經史同異金石源流以及表微闡幽之作居多偶有
吟詠亦意存寄托不爲空泛之詞著有青溪舊屋文集

十卷詩集一卷精於校讐之事爲人校勘書籍不啻如
已之撰述搜羅鄉先輩及亡友之書釀金付刊汲汲然
願其行世視他人營謀切已之事更爲過之處世和平
不爲矯激近名之舉而於義利之辨至嚴凡人所爭趨
者去之若浼人所推諉者直任不辭總纂儀徵縣志於
編訂則獨肩其全於修脯則僅受其半同鄉諸君子歎
爲世俗所難能然先考行誼類此者甚多特是事爲人
所共知耳熟於鄉邦文獻遇郡邑長官咨詢掌故者必
舉前賢之遺跡屬其表章自報謝以外非公不見於私
事毫無所干值採訪忠孝節烈則慨然自任其勞後輩

有一材一藝可稱必獎譽以成其美或有爲歧途所惑者則委曲諷諭望其轉移秉性謙虛常存退讓雖遠近交相推重而自視彌覺歉然立身端恪言動必以禮法自持而於人不求其備記人之善忘人之過有德於己者終身感念不衰值橫逆之來自反不較其人亦久而自悔鄉人稱道無異詞僉謂積善至深宜享上壽卽不孝亦謂精神爽健耄耄可期不意頃側生癰膿雖出而體甚虛俄頃之間氣息漸微倏已棄養此皆不孝侍奉無狀致隕天年嗚呼痛哉先考生於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時卒於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巳時

享年六十六歲配黃孺人生子一卽不孝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女一適江都監生田溥光孫四壽曾貴曾富曾顯曾孫女二謹卜以明歲二月初九日奉柩葬於城西郝家寶塔之原不孝苦塊昏迷於先考懿行望漏實多然不敢以無實之辭誣我先人伏惟當代碩儒哀而賜之傳銘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先母黃太孺人行略

先母姓黃氏諱秀貞系出江夏世居都昌南宋名儒商伯先生灝之裔高祖諱光德康熙間官廣東協鎮都督

府立功後卒於軍營曾祖諱嘉紳廕授五品始遷於揚

祖諱泰熙國學生占籍甘泉世有厚德父藕船公諱紹
珪國學生績學好善遠近稱爲長者母生於德門幼嫻
女訓母程太孺人歿時年甫七歲哀慟如成人稍長卽
喜讀書深明大義爲藕船公鍾愛年二十一歸於劉及
事先祖琢齋公先祖母凌太孺人先意承志未嘗有一
言一事稍拂舅姑之心先君有姊適陳氏孀居撫孤子
正榕母迎之同居三十餘年未嘗纖芥相失凌太孺人
之姪毓瑞八歲而孤先君挈以歸其時凌太孺人已久
歿而母矜卹之加厚毓瑞與正榕受經於毓崧先後補
諸生並獲成立毓瑞復以貲得官未嘗責其酬報戚黨

僉以爲難生平不好紛華自奉甚約而遇睦嫻任卹之事則不惜脫簪珥節衣食贊成先君行之於古人嘉言懿行及詩文之有益身心者恆稱述以資訓誡猶憶毓崧童時值歲歉家乏母誨之曰兒能力學卽不荒之莊吾何憂貧然讀書貴乎變化氣質心得而躬行否則雖多何益耶毓崧弱冠後入學食餼得優貢而屢躋鄉闈母慰之曰讀書豈爲求名卽以名論兒受知於賢公卿遠近皆知兒名何汲汲於一第爲自咸豐癸丑以後避寇移居由揚郡北鄉遷清江復遷東臺險阻憂勞母之體氣漸弱然飲食未減神明不衰毓崧以甘旨之奉不

給爲歉母怡然安之曰兒自館穀外不屑取非義之財
能以潔白養卽菽水吾亦甘也同治癸亥季秋毓崧赴
安慶就揆帥曾侯之館甲子季冬由江甯回東臺其時
鄉郡甯謐母之心境較前安適而精神迥不如前毓崧
以乙丑新正赴省擬俟舍館既定卽迎奉板輿就養不
意二月初間母項側生癰至月半後已出稠膿而精神
益憊諸孫惶懼禱神各願減算冀得稍延時日待毓崧
之歸廿二日毓崧在省得信星奔於二十六日亥刻抵
東臺寓舍母已於是日寅刻棄養僅得躬視含斂與先
君丁祖母之艱若出一轍嗚呼痛哉母生於乾隆癸丑

三月十三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三以先君注選訓導例封孺人子一卽不孝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女一汝士適江都國學生田溥光孫四壽曾同治甲子科副貢生貴曾富曾顯曾均業儒孫女二長順曾字文生汪兆曾次淑曾未字謹卜以五月初三日奉柩與先君合葬於郡城西鄉郝家寶塔之原爰惟當代碩儒哀而賜之傳銘則不孝子孫感且不朽

亡妻汪孺人墓誌銘

孺人汪氏諱汝儒字彥伯先世爲歙縣望族前明始遷揚州祖鐵夫先生諱錚嘉慶辛酉舉人績學敦品鄉黨

矜式父小城先生諱穀儀徵縣學附生孝友誠篤遂於經史與地之學孺人生未週歲而母氏楊孺人卒祖母楊太孺人劇憐愛之小城先生與先君爲道義交朝夕過從余總角時卽荷獎許欲得以爲壻一日先君至其家小城先生呼孺人出拜年甫七齡先君見其舉止端莊歸告吾母議聘爲子婦道光戊子冬小城先生疾篤以孺人婚事未定爲念先君遂面訂締婚之約以慰其意包慎伯先生特書於小城先生墓碑辛卯歲孺人服闋壬辰春始行納徵之禮孺人生長德門幼嫻閨訓伯叔父母念其早失怙恃撫待極優而孺人操作甚勤奉

教惟謹恆以未暇讀書爲歉丙申秋于歸未匝月卽請
吾母授以句讀歸甯時告其尊屬曰姑愛我如女我何
以報是時先祖年近九旬孺人問安侍膳能得重闈之
歡先君致書戚友亟稱新婦德性淳良以爲家門深幸
孺人讀書不多而明於大義視夫黨母黨初無厚薄之
殊內外姻屬咸待以禮尊卑少長並稱其賢與余相處
二十五年未嘗一語交謫余自丁酉入泮戊戌食餼庚
子得優貢孺人期望甚殷而十赴鄉闈未獲一售孺人
慰余曰以君才望當早擢高科而今猶偃蹇豈我賦命
太薄無冠帔之福耶然君豈因一第爲重輕者留以付

兒輩可耳追思此語有餘慟焉孺人鞠育子女恩意周
詳而寓嚴於慈不欲稍事寬假每謂子之不肖多由其
母溺愛而成往往禮法之家數世培之不足驕縱之子
一人敗之有餘子既不能象賢而望孫能幹蠱豈可必
哉故兒輩自能言以後卽口授勸戒之詞稍長出就外
傳訓以慎擇交游薄暮自家塾歸必促其篝燈誦讀兒
輩學有進益余偶向孺人述之孺人輒曰君慎勿早譽
兒恐兒恃此自滿俟其大有成就譽未晚也吾母常曰
新婦德勝於才而善教子天其以是福吾家乎近歲兒
輩頗知向學似皆可冀有成而孺人自癸丑以後避寇

屢遷八年之中險阻艱難憂勞抑鬱攻苦食淡氣血驟
虧馴至猝得末疾展轉四旬病去體羸遂以不起當緇
懶之際猶念兒輩朝夕侍疾妨其讀書蓋一息尙存猶
拳拳於教子而竟不能待兒輩之養也悲夫孺人生於
嘉慶戊寅十月初五日未時以咸豐庚申十一月十八
日辰時卒於東臺寓宅年四十有三子四人壽曾儀徵
縣學附生貴曾富曾顯曾並業儒女二人順曾淑曾皆
未字今卜以辛酉三月十二日葬孺人於揚州城西郝
家寶塔先塋之次兒輩乞爲其母撰志墓之文余謂孺
人行事可銘者多而所重者在於教子自來稱母教者

大都因其子之有學行而科第次之蓋有科第則母以子貴有學行則母以子傳科第宜聽諸天而學行當求諸已然則兒輩思所以顯揚其母者固有在矣銘曰
昔結好兮石先刻今悼亡兮銘載勒二十五年勤婦職
義方教子懲姑息兒曹念母悲何極勗哉修學爲報德
兒名成兮母儀式事果傳兮文不泐

與程苟叔書

荀叔仁兄大人閣下頃接來函具悉一切大著事狀弟就管見所及遵命縷悉指陳另繕清單並原稿繳上而鄙意所最重者則謂傳狀皆所以徵信作傳者貴乎直

作事狀者貴乎實既實且直然後可以傳信昔人稱良史之才必曰其文直其事覈故謂之實錄亦謂之信史誠以無虛詞無妄語也來示謂事皆實錄可謂知務實矣然其中尙有不盡實者則彼時賢昆仲皆在城中之事遷就而不書也夫此事不可不書者有三不妨於書者亦有三請爲閣下一一言之何謂不可不書者有三尊府闔門殉難人所共知然春秋之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趙充國亦謂百聞不如一見今捨賢昆仲目睹之事而托諸李姬及鄰人之傳聞是捨近求遠舍已從人爲人子者旣欲顯揚其親自當直書所見

豈得因有所避就而隱匿實情此其不可不書者一也
古人事親凡不及送終者謂之不幸不及視含斂者尤
爲不幸中之不幸故常飲恨終身以爲大憾今賢昆仲
雖不及送終而猶及視含斂在不幸之中猶爲幸也乃
不言曾視含斂而轉言未視含斂恐非人子所忍言於
此而不致實情更烏乎致實情此其不可不書者二也
流俗之見肯爲人斡旋者少而好指摘者多癸丑歲賢
昆仲皆在城中彼時同陷者不一而足就中恐有好爲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見事狀內隱約其辭必揚言於
人曰彼時吾親見伊在府城何嘗有養病儀徵之事一

事不實則各事安見不虛閣下欲持口舌與爭恐人之相諒者鮮矣此其不可不書者三也何謂不妨於書者亦有三自來父兄殉難子弟或從死或不從死各行其是未可偏非故伍奢二子尙從死員不從死而其爲孝則同康熙初年馬文毅公全家殉吳逆之難陳忠毅公全家殉耿逆之難而兩姓子孫皆有奉命潛出以全宗祀者

聖祖仁皇帝褒獎超擢位列九卿同時賢士大夫莫不樂道其事未嘗有議其不能從死而責以不孝之罪者也此其不妨於書者一也凡身陷賊中者必曾授僞官或力抗官兵始爲同惡此外皆係無罪之

人例不究治故顏魯公之子陷於安史之亂數年然後得歸安溪李文貞公少時亦曾陷賊中魯公爲唐代忠臣文貞爲我朝賢相未嘗有譏其貽玷門楣有醜簪組者也此其不妨於書者二也公呈舉報之事實清冊可以略述其梗槩而家傳則必首尾完全貴高足汪開士丙辰歲曾陷賊中伊之夫人嚴氏烈婦投井殉難弟曾爲作傳其中敘述開士陷賊之事大書特書不一書毫無隱諱星掌先生來函稱許此文謂其顛撲不破聞已在山西授梓今開士已援例爲雜職未嘗有許其曾經陷賊不當列名於仕版者也此其不妨於書者三也

況閣下前此所開節略本係實詞其後爲浮言所搖復將節略更換今果欲弟作傳請仍照舊詳敘務從其實另錄清稿寄下則弟必勉力撰述斷不推辭如尊意必欲遷就其詞則請待他人爲之弟轉可借此藏拙閣下能諒其直而恕其戇焉則幸甚矣

通義堂文集卷六